



# 事的了不忘

編社年少明開

# 事的了不忘

編社年少明開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 忘不了的

版初月一年七十三國民  
版五月三年八十三國民

○三·○價定冊每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編者

開明少年社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 序

開明少年社這一回徵文，出了個題目叫做「忘不了的事」。出題目有出得好與出得不好的分別。題目把人家的意思拘束住了，或者人家對這個題目根本沒有意思，因為你出了這個題目，不得不勉強找些意思來說說；那就是出得不好。雖然有這麼個題目在，人家仍舊可以自由自在的想心思，不受什麼拘束，像自動的要寫一篇文字似的；這就出得好了。不是我們誇口，我們這一回的題目與前一回的題目「少年們的一天」都可以說是出得好的。

人的年紀無論大小，總有幾件「忘不了的事」牢記心頭。忘不了的不一定是大事，也許從旁人看起來是非常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印象特別深，感受特別強，就忘不了了。當然，人人認為大事的，如果我會經參預其間，或會經密切注意，也就忘不了。人有這麼一種脾氣，閒空時候獨自默想，喜歡把牢記心頭的事重溫一遍。如果與二三知己閒談，只要一有觸發，就會談起牢記心頭的事來，彷彿要與聽的人分享那事的歡快或哀愁，成功或失敗。因此我們想，「忘不了的事」該是人人能寫而且樂於寫的題目。材料是原有的，不需特地去找，而且是熟悉的，任何細微曲折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又因為獨自想過多少遍，與人談過多少回了，在想與談的當兒，必然做了一番組織的工夫。這就是說，哪些材料該取該去，哪些部分該重該輕，以及次序該怎麼排列，首尾該怎麼關顧，都已經過考慮，胸中有數。作文之前原該作這樣的考慮，現在既經考慮過，不是只要提起筆來寫就成嗎？

題目出了出去，到收稿截止期為止，一共收到來稿四百二十八篇。我們評閱這些文篇，大略有兩項標準。第一，那事件值得教人家知曉的，入選。在作者自己雖然「忘不了」，而在旁人看

起來似乎無甚意義的，不入選。第二，印象深，感受強，能把那「深」和「強」說出來的，入選。單說些空話，不能使人家感到那「深」和「強」的，不入選。評閱的結果選取了三十二篇，編成這本小冊子。這些文篇裏充滿了悲苦憤慨的情味。照理說來，作者們都還在少年時代，正該吐露歡快的聲音。是這個時代苦了少年們啊！

三十六年歲盡日，葉聖陶

# 目錄

- 我們還要回來的……………潘 耀（一）
- 第一次和鬼子作戰……………徐慎之（三）
- 老義的死……………李維熊（六）
- 家鄉的浩劫……………葉蔚天（八）
- 兩個傷兵的死……………潘忠恕（二一）
- 家沒有了……………邱素民（二五）
- 過苗嶺……………鄭哲民（二五）
- 小販生涯……………周永祥（二七）
- 媽媽和她的母雞……………李 迪（三〇）
- 妹妹的眼睛……………王允生（三三）
- 小弟弟的誕生……………王宇生（三三）
- 勝利消息傳來的那一夜……………任之美（三五）

- 平凡的死 ..... 慕晨(二六)  
 風雪中 ..... 龍鳳(二六)  
 鑷刀的故事 ..... 傅廣霖(三〇)  
 借糧 ..... 耿烈(三一)  
 姪女小莉的死 ..... 劉均(三四)  
 被拋棄的五妹 ..... 湯森(三六)  
 田被七老爺搶去了 ..... 趙定元(三七)  
 父親的黑禮帽 ..... 呂儉材(三九)  
 地震 ..... 趙雁翼(四二)  
 游泳 ..... 協萊(四四)  
 我放了一隻小鳥 ..... 文寶光(四六)  
 瘧疾 ..... 袁志輝(四七)  
 荒唐的經歷 ..... 黃步真(四八)  
 土匪來啦 ..... 孫熙靖(五〇)

目 暴風雨 ..... 李接聲 ( 五三 )

我們又做了好朋友 ..... 劉 鳴 ( 五五 )

助學運動在我們校中 ..... 張 默 ( 五五 )

錄 于老師的血臉 ..... 余樂年 ( 五五 )

鎮公所的一夜 ..... 江鎮中 ( 六〇 )

學校之園 ..... 大 蘆 ( 六二 )



## 插

這次突擊，顯見得敵人很慌張……………四

「你們是哪個部隊的？」……………三

「哼，滾……小鬼！瞎了眼睛，」……………六

午後，媽從圩上回來……………二

我把老闊給我的錢交給了胡太太……………二七

我纔看清了他的形態，長的頭髮，黑的衣服……………二九

我更忍不住了，抽咽出了聲……………三三

他還在向我招手……………四〇

「還不開口哪！讓我來喊口令，」……………五

「媽的，×鎮長……」……………六

## 圖

楊治明繪

## 我們還要回來的

潘 燦

這件事離現在已有六年了，然而在我的心中，依然是那麼清晰，好像昨天才發生的一樣。

是初春時節，微帶着寒意的春風，已經吹醒了郊外的草木。天空碧藍的，沒有一絲雲，好似靜靜的海洋。陽光照在曲折的小路上。我一面走，一面想昨天先生所教的那課國文——「最後的一課」。那一天逼近一天的砲聲，使我想到了我們一轉眼就要和那批法國小學生一樣了。學校裏一切都亂糟糟的，預感到災難要到來了。禮堂的牆上貼了一大張佈告，說即日起暫時停課，本日八時在禮堂集合開話別會。我的心不禁像撕裂般的痛起來，「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喃喃的說。回頭一看，在念佈告的幾十對眼睛都紅了。我認真的看着每一個人的臉孔，那麼可愛，那麼溫暖，可是別離就在眼前了。

八點鐘，開會的鈴子響了，大家靜靜的走入禮堂。我們變得像死人一樣，擔着很重的心事，一聲不響，平時的喧鬧一點兒都沒有了。戰爭使大家改變得那麼快。

一會兒，校長和各位先生都來了。校長低着頭，用慈愛的眼光看着我們，好像要把我們的相貌永久記着一般。平時臉上沒有什麼表情的廖先生，今天也眼眶裏充滿了淚水。校長說：「孩子們！別忘記你們的學校！別忘記你們的老師！我們一定要回來！你們也一定要回來！答應我，孩子們。」我差不多要哭了，望望全堂的同學，大家的臉似乎都給悲憤的火燒紅了。

散會後，我懷着一顆留戀的心走出了學校。學校顯得格外的靜。這間學校已經活了很久了，當她還叫「崇雅書院」的時候，爸爸便在那裏讀過三字經，哥哥也是在這裏畢業的。我這個學期就要畢業了。爸爸答應在畢業的時候，給我買一輛腳踏車，然而現在……

街上亂得很。到處都是雞和狗的叫聲，小孩子的哭聲，關門開門聲，腳步聲，這些聲音混在一起，好似波濤

一樣。人們好似潮水樣的向南門湧過去。一隊自衛隊從哥哥讀書的那個中學校開出來。哥哥排在第五，手裏托着步槍，沈靜地走着，他臉上沒有笑，也沒有哭，頭髮覆着前額，那神情就像平時去學校一樣。我想哥哥或者永遠不會回來了，我想拉住他。我記起一句話：「他走向死亡，好似去做一件平常的工作。」

中學校門口站着一羣女學生，和哥哥很好的彬霞也在內，她正用手帕在揩眼淚，我怯怯地走到她面前，叫了她一聲。

「文耀，」她痛苦地說：「你哥哥走了。」

「是的，我剛才看見他。」我說。

她無言地牽着我的手，慢慢地隨我回家去，一路上我聽到她低低地在抽泣。

到了家中，媽媽已經收拾好了。妹妹抱着小弟弟。彬霞的家因為離這個小城很遠，所以也留下來，明天和我們一道走。

我想到或者還有一些東西要帶走的，就上樓走到我和哥哥的臥室去，書架和寫字檯依舊擺在原来的地方，哥哥的像片擺在桌上，今年他就要讀完初中了。他最喜歡物理化學和數學，他常常說希望將來能做一個工程師。我們從學校回來，吃過晚飯，在暗淡的煤油燈下溫習功課，他便說：「到那個時候，我便在河邊築一所利用水力的電燈廠。那麼天雖暗了，這小城仍舊滿是光亮，打開這個窗子，我就看到那些我自己製造的光明。」然而，這個連和人吵嘴都沒有過的人，今天爲了自衛他的夢想所寄托的這個城鎮而參加戰爭了！

我打開了窗子，這個小城鎮依然靜靜地睡着，淡水河還是跟平常一樣的在流，赭色的帆船滿載了逃難的人走向遙遠地方。陽光在水面閃耀着。明天是星期日，若不是戰爭，我又可以坐在河邊垂楊下面去釣魚了。

最北邊是那露着灰色圍牆的學校。國旗還在蔚藍的晴空飄揚着。近郊是一片綠色的草原，那灰色的小墩是一些小山嶺。哥哥的自衛隊正在那邊作戰，敵人的野砲不時轟起一堆堆的塵烟，機關槍聲都隱約可以聽到了。

暮色漸漸從四面合攏來，我依戀地關了窗門，走下樓去吃飯。昏黃的燈火悽鬱地照着四壁，爸爸坐在上手椅子上不出一聲，空氣好似重擔一般，壓得我透不過氣來。隔不了多久，大家便要離開這間熟悉的小屋子了。

槍砲聲越來越近了。砲已經能夠打到城裏來。窗外面時時出現一些閃電般的火光，接着轟隆一聲，又不知哪裏被擊中了。

「走吧！」爸爸說。「這裏太危險了。」妹妹開了門，大家靜靜地走出去；門外有些冷，我不禁頻頻回轉頭去看這間小屋子。我們幾兄弟姊妹都在這裏出生的，花園裏那棵亭亭直立的梨樹，一陣風來它便發出微弱的歡息，它是我出生那年爸爸和哥哥兩人種的，現在正開着滿樹的白花，夏天便會結滿樹梨子了。

滿天是星，沒有月亮。我們一個跟着一個的走，誰都不出一聲。炒豆般的槍聲，在市郊響着。一些人影還在起了火的街道上蠕動。我們便這樣離開了家。然而我們並不悲觀，我們還要回來的！

## 第一次和鬼子作戰

徐慎之

三十四年春天，敵寇第四次犯湘，家鄉淪陷了。我參加別動軍第四縱隊工作，深入敵後，時常在長沙，貴陽，沅江等地與小股敵人接觸。後面是我第一次跟鬼子作戰的紀實。

還是半夜裏。我們因為白天的勞頓，大家都睡得很熟。忽然老徐把我推醒了；告訴我說，我們左近發現了敵人。這好像是一服興奮劑，把我睡意消滅得無影無蹤。我很快的爬了起來，披上衣服，束好子彈帶，拿起我的自動步槍，隨着老徐急忙向外跑。

天上全是雲，沒有一顆星子。夜風吹拂着禾葉，瑟瑟作響。我們的隊伍已經整理好了，黑壓壓的一片站在草坪裏，大家都靜靜地聽大隊長訓話。

大隊長壓低了嗓子；咬出一個個強有力的字音：「……今天該我們發利市了，剛才有情報來說：在我們左近兩里路的朱良橋，拂曉時有一隊敵人會經過那兒，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希望各位好好的幹一下。……」大隊長說



完了話，隊伍就開始出發。第一中隊走在前頭，跟着是第二中隊，我們第三中隊走在最後。我懷着緊張的心情，緊緊的跟着老徐。

夜靜得可怕，只有我們這羣人的沙沙的脚步聲，和槍跟彈夾撞擊的聲音。間或也有幾隻野狗被我們驚動了，慌張地叫了起來，衝破這沈靜的寒夜。

夜風吹得很大，我有點戰慄，也有點心慌。因為這還是我第一次出征呢。老徐倒很自在，他用一個竹管套上香烟在吸，間或也回過頭來望我一眼。走黑路我最不慣，尤其是在這凸凹不平的田徑間穿過。我只得全神貫注的緊跟着他；有兩次幾乎跌倒了，全靠老徐扶住我。

宋良橋到了，前面的隊伍已經散開，分隊長叫我們這分隊埋伏在一個離大路很近的坎堆裏。我茫茫的隨着老徐，跳進一個大坎堆旁的溝裏，兩個人就靠着石碑躺着。老徐又拿出香煙來抽，槍也仍舊掛在肩膀上。我緊緊地握着我的槍，眼睜睜望着前方，心中志志個不停，說不出是興奮，還是害怕。

時間一秒秒過去，我們靜靜地只等候敵人來臨。遠遠有馬蹄聲在石子上得得的響。老徐機警的熄滅了正在吸的煙，從背上拿下槍來，檢查過了彈夾，把保險鈕打開，他關照我同樣準備着。

馬蹄聲漸漸近了，隨着一大羣黑影漸漸逼近來。天哪！這時我真不知所措了，周身像火一樣燒着，心臟跳得差不多要衝出口來，拿槍的手也有點抖了，雖然我努力想鎮定，然而手卻老是抖戰個不休。老徐大約也看出我這情形了，他沒有做聲，只輕輕的用他的大手撫摸着我的背，並且把身子移得更靠近我些。我陷在極度的恐怖裏。

黑影更逼近了，一部分在我面前經過，我可以一個個的數清他們。我把槍握得更緊。

「砰！」突然一聲槍聲，打破了這緊張的空氣。「砰！砰！砰！……」接着我們幾十條槍一齊都響了。老徐的衝鋒機槍吐着長長的火舌在掃射敵人。我也把自動步槍瞄準着拚命的放。眼看着敵人一個個的倒下去……馬嘶聲，鬼子驚慌的亂叫聲，槍聲，喊殺聲，震盪了這草原。

這次突擊，顯見得敵人很慌張。他們很少有人開槍回擊，儘都只四處亂躲。

離坎地不遠的一個拿輕機槍的鬼子，他憑着一株大樹的掩護，想截住我們的追擊。我們的火力也實在猛，他一架輕機槍怎能敵得過我們呢？他掉轉身子想乘機逃走，在這刻不容緩的當兒，老徐瘋狂似的跳起來，很快就趕上了他，「砰！」鬼子應聲倒了。他順手撈回了那挺輕機槍。

「老弟，請你暫時替我看守一下，我去殺幾個鬼子再來。」他把輕機槍交給我。

我真高興，先前的恐怖完全忘了。想不到這一羣平時像野獸般的東西竟這樣容易收拾。

「我同你一起去！老徐，現在我不怕了。」我要求老徐帶我去多殺幾個鬼子。

「不！老弟，你不能去，外面危險呢！」他匆匆地跑上前去，消失在彈雨之中。

我守着這坎地，守着老徐獲來的戰利品。槍聲漸漸的稀了，也漸漸的遠了，忠勇的同志正在追殺殘餘的鬼子——我默祝他們平安歸來。

天邊現出了一片曙光，太陽慢慢從東方爬上來，照着這滿堆着鬼子的死骸和器械的草原，也照着我們這羣勝利的武士。這次我們真發了利市，一共擄了兩挺輕機槍，二十多支步槍，在鬼子身上，我們更得了不少的東西。下午，大隊長發給了老徐三千塊錢的賞金，他把一千塊錢分給了我，還送我一把鬼子佩的小刺刀——說是給我做這次打鬼子的紀念。

# 老義的死

李維熊

民國三十三年秋天，敵人由湖南侵入廣西邊境的富川縣麥嶺地方。因為當時有鄉保衛隊的阻擋，他們不得不在麥嶺街這小市鎮上駐紮下來。敵人在市鎮上燒殺搶劫，無所不為，後來又像虎列拉似的蔓延到各鄰村去。

我家距麥嶺十五里，爲了安全起見，早就聚集了十餘家人，找了半山腰裏的一個岩洞作爲暫時避難的處所。把我們所有的家具行李等搬了進去。岩洞兩旁各有一塊大岩石，周圍密生着刺蓬和野草，前面是個廣闊的叢林。岩洞裏面分內外兩層，倒很寬廣平坦，還有活流着的溪水，不過很黑暗，僅僅有一點微光從洞口射進來。

才搬進岩洞去的幾天，大家覺得生活頗安逸，但是太枯燥無聊。因爲我們進去後，就把洞口用石頭封起來了，只能從一個小孔裏望見前面的樹林。這小孔也是我們輪流看守的唯一的門戶。岩洞裏空氣不大流通，煮飯的煤烟把洞裏弄得烏烟瘴氣的。

外面的風聲一天天的緊張了。一天早晨，我們都在吃早飯，正輪着老義看守洞口，忽然他回轉頭來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敵人來搜岩洞了，快點呀！你們看，那些都是！」

這一聲叫，使岩洞中的人都嚇了一跳，一個個慌得手忙腳亂，爭先恐後的到洞口去張望，果然有十來個穿黃色軍服，戴草綠色鋼盔的敵人，正從那樹林裏走過來。他們都背着步槍，槍上插着雪亮的刺刀。還有一個背着一挺機關槍跟在後面，非常威風的樣子。大家都在打着抖。一些婦女下意識的啼哭起來了。

「各位！來動手吧！把武器準備好！」老義一個人似乎很起勁。他一邊發着命令，一邊揮動着手裏那支黑漆漆的土槍。大家於是都佈置起來，監視着敵人的行動。

敵人坐着在下面休息。忽然其中一個高高的胖子站了起來，喊道「烏拉！烏拉！」接着朝上架起機關槍，「噠！噠！噠！」掃上一排槍。老義也就「轟」的還了一槍。只見敵人立刻分散了，像耗子似的躲在岩石背後去

了。雙方就開始互相轟擊，形成正式的戰爭了。

約莫過了十五分鐘，槍聲漸漸的由稀疏而停止了。我們驚異的監視着敵方，忽然看見一個滿臉密生着黑鬍鬚的胖子，一手持着支黑得發亮的手槍，爬上岩石來。大家吃驚的叫了起來：「不好了！有一個已經上來了，快捕準，放……」說時遲，那時快，「轟」的一聲，「打中了！」老義叫着。的確，只聽見「撲通」一聲，那個敵人向後倒在刺蓬上了，殷紅的血把野草都染紅了。手槍却留在那岩石上。老義「噓噓」的吹着口哨，表示他的勇敢，一會兒又叫道，「殺得好！殺得好！我們該去把那槍和首級取上來。」

好像大家都不願意出去冒這個險，同時那屍體在刺蓬上，被風吹得一擺一擺的，好像還活着，所以大家有點害怕。

「嘿！你們真沒膽量，人已經打死了，還怕什麼？不取他的槍和首級，那不是白打嗎？來！跟我一齊下去！我走在前頭，怕什麼鳥！」他的話增加了大家的勇氣，趁着那股熱情。大家把洞口的石塊折了幾塊，走出去了。把手槍和首級取了上來之後，大家重新把洞口封好，又把首級用竹竿掛在洞外面。敵人看了憤恨極了，槍打得格外猛烈，還拋手榴彈上來。手榴彈打在岩石上，火星迸射，彷彿暴風雨中的霹靂一樣，一會兒塵埃四起，黑烟佈滿了全山，連封得牢牢的洞門也動搖起來了。這樣大的火力，足足連續攻擊了一小時之久。

槍聲終於停止了，等了十分鐘，老義全神貫注地彎着背，斜着頭往下看，自言自語的：「鬼子都走了嗎，爲什麼一個不見？」忽然「撲」的一聲，老義跌倒了，一動不動。「怎的這等快樂，老義？」大家還以爲他在開玩笑哩，他卻倒在地上一聲不響，大家發現鮮血從他的腦部在流出來，才大驚失色的說：「怎麼樣了？快扶他起來！」可是他已經沒有氣了。

這不幸的消息傳進了洞的後層，他的妻子和兒子女兒三個出來抱頭大哭。別人也都流起淚來。老義的鼻樑間中了一彈。岩洞中立刻充滿了悲慘的聲音。並且各人還憂慮着將來臨的慘禍，大家哭哭啼啼的鬧成一團。

「我們逃走啦！不然將來恐怕要全部被殺的，快……走啦……」幾個婦人戰戰慄慄的說。

「不得了！一開門，不是更危險？那……」有的談論着。



「這樣是不行的，你看日本鬼子從一個小小孔裏也可以打死人，依我說還是走的比較安全，否則將來……」我母親也很慌張的說。

岩洞內的秩序快不能維持了，有的要走，有的要守，議論紛紛。於是大家開會議來解決，結果決定還是大家一同守下去，我伯伯向大家說：

「各人靜靜的聽着，我們還是守下去，一律不准逃走，大家試想想看，縱使我們平安的走了出去，但是我們的家具行李是否能搬走？所以各人不要心慌，應該拿出我們的勇氣來和敵人對抗！」他的話深深感動了全體。幾十雙眼睛裏，都放出炯炯的光輝。

「我們一同守住吧！」

「我們要團結一致，各自要謹慎些，用不着怕的！」

這一片呼喚聲，把整個岩洞裏的空氣重又溫暖起來。婦人們陸續安靜地走入後層，男子們也勇敢地再向岩下的敵人轟擊。

一時疎一時密的槍聲經過了一夜晚。第二天早晨，槍聲住了。我們向下看時，敵人已經走得無影無蹤了。原來他們因為毫無進展，只得退走了。於是我們打開洞門，搬到另外一個安全的地方去。

## 家鄉的浩劫

葉蔚天

雖然還是秋天，天氣已經很冷了。一老早，爸爸媽媽和我都起了牀，早餐的問題就在心頭打轉。稻米都被兇狠的偽軍搜掠光了，想買也買不到……

卜卜卜……砰……一陣子機槍聲，步槍聲，嚇得我們把早餐的憂愁忘得一乾二淨。爸爸急忙把大門關住了，加上一條木欄。

「聽槍聲似乎就在村口。」爸爸靠着門自語的說。卜卜……碎……槍聲又響了，這一次四面都響着，而且更密，更近。

「甚麼一回事？」媽媽低聲地問。

爸爸還沒有回答，門前的巷子裏一陣急促的，雜亂的脚步聲。「丟你媽，站着！」但是脚步声還沒有停止，「砰！」隨着槍聲就起了一聲尖銳的呼叫，我嚇得臉都青了。媽媽把我摟得緊緊的。隱約的聽得喝罵聲，腳步聲又來了，「站着！」「舉手！」逃的人被截住了。

「開門，阿樂叔，事情完了，快開門吧。」我辨出這是鄰家兆慶哥的聲音，就把門開了。兆慶哥剛跨進來，爸爸就問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阿慶。」

「噯，痛快極了，全部狗子偽軍都解決了。」兆慶哥興奮地說，一屁股坐在竹椅上。「今朝壯丁隊從村口和村後的小河摸了回來，預備決一死戰了，剛巧碰着他媽的狗子軍正吃早餐，毫沒準備，就弄成一鏟熟啦！一共殺了五十多個，生擒了四十多，都網出海邊去淹死了；只可惜給他逃掉了五個，這一來後患不小呢！」

這一天，村子裏頓形熱鬧起來：壯丁隊在橋頭，堡壘邊，和村裏的人興奮地談着他們撤退以後的生活，和今天戰鬥的經過；他們的眼裏閃着光輝，對圍着他們的人有說有笑的，因為他們本也是村裏的人。好些農婦們也會她們多日不見的丈夫了；整個村子都鬧烘烘的，每個人臉上都露出興奮的微笑。

然而，在興奮的心情下，誰也懷着惴惴不安的心，大家想：「蘿蔔頭」會來報復的。到得下午，有錢的人就悄悄地搬走了，貧窮的也捲起了鋪蓋，預備撤退。

天剛黑，村子就沈寂下來。初秋的寒氣又回復過來。村子外圍放哨的壯丁冒着風，注視着遠遠的海面和小路；堡壘裏的壯丁也戒備起來。爸爸今天也參加了壯丁隊的工作，所以剛吃過晚飯就出去了。全村的青年夥子都動員起來，幹警衛的工作。

果然，日本鬼子來了，分水陸兩路來的，水路來的乘着橡皮艇。鬼子先發制人，用野戰砲盲目的向村前的渡口轟擊。外圍的壯丁隊就和敵人激戰起來。卜卜的槍聲響得震耳，大約支持了一個多鐘頭，因為武器和子彈的缺

乏，壯了漸漸的不支起來，村裏的辦事員就宣佈全村撤退。受傷的壯了也陸續擡了回來。

每家的人都慌張地跑出來，集在一起，開始向村後撤退。強有力的就搶在前面，於是秩序亂了起來。「喂，守秩序點！」「走呀，鬼子來到大橋頭啦……」「呀，媽媽呀！」「阿芳兒啊，阿芳兒……」「媽的，橫衝直撞作甚啊！」「卜卜……」還夾雜着受傷壯了的呻吟，孩子的哭聲，雜亂的脚步聲……混成一片。媽媽和我只提着一些細軟和衣服，雜在人潮中。本來媽媽打算到鄉公所去問問爸爸的；這時被後來的人擁擠着，聽到了劃過天空的槍彈聲，弄得沒了主意，只死勁的拉着我的手，隨着人羣走。真可憐，帶着一羣孩子的母親，背着，抱着，拉着，還照顧不來；還有那些纏腳的老婆婆，邁不開腳步來。龍鍾的白髮老翁背着鋪蓋喘着氣走，這一切，真使人看了心酸。

夜是黑黝黝的，幾乎看不清路，臉上括着很兇的北風，後面響着密密的槍聲。我心裏充滿着恐懼，雙手攀着母親的手，向前亂鑽，好幾次我被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前推後擁的總算來到村後的小河邊，有船的人都載着自己和親屬走了；媽拉着我隨着人羣在狹窄的阡陌上，沒命的跑。後面的槍聲更響了，這時已經展開了巷戰，村裏很多房子燒着了，隱約的還可以聽到房子的倒塌聲。一直跑到腳都酸了，才到達鄰近的一個村子。母親站定了望望衝天的火光，頹然的歎息道：「完了，甚麼都完了！」我這時候才哇的哭了起來：「呀，爸爸呢？爸爸還沒有來呀！」

這是八年前的事了，這事還深深的刻在我的腦海裏，永遠不會磨滅。我還記得：那場火足足燒了一晝夜，匯成六條大火柱。那一次，媽和我都以爲爸爸遭難了，經過了一個多月，才接到爸爸由香港寄回來的信，這信是縣城裏的表哥轉來的。但我們已經流了不少傷心的眼淚。我的三伯父因這一次弄得家破人亡，就投水死了。

## 兩個傷兵的死

潘忠恕

戰事一天緊張似一天了。一個傍晚，駐紮在我們村上的軍隊開走了，四處顯得寂靜無聲，躲避砲火的老百姓才偷偷的探出頭來。我獨個兒在家裏，天越來越黑，但是我家裏的人還一個不見回來，心裏躁急不安。

走出後門，繞過後園的籬笆，走進了隔壁的園子。突然我看見兩個人正躺在一角的乾草上。他們穿着破爛的灰色軍服，沒有一點聲息。我吃了一驚。走近細細的一看，才知道他們是被留在這裏的，不能帶走的兩個傷兵。我畏懼和不安的心情不知怎地沒有了，也忘記了去尋找爸爸媽媽。

傷兵中的一個從昏迷中醒了過來，擡起他綁着繃帶的頭來。

「誰？」他叫道。

「別做聲，別做聲，你的小同志來瞧你們了。靜靜的躺着吧。」我像個醫生一樣跟他們說。

「水……」那個傷兵呻吟着。

「水嗎？哦，我拿點水來給你們。」

我從井裏汲了水，裝在水壺裏，給那傷兵喝了幾口，把水壺放在他們的旁邊，然後回到家裏。家裏仍不見有人回來，天已是一團漆黑，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四圍是淒淒切切的蟲聲。

第二天的早晨，有三個日本兵走進我家的院子來。但我卻一點也不怕。他們嚷了一會，終於走了。我以為沒有事情了。但不一會，又擁進來一些日本兵。

「這是你的屋子嗎？」有一個軍官操着中國話問我。

我沒有作聲，一種厭惡的心情，使我不願意回答。

「回答我們，這是你的屋子嗎？」那軍官重新問着。



「是的，是我的，……」我說。  
 「只有你一個在家嗎？」他們問。  
 「就是一個……」

他們也不再問我了，便用日本話談起什麼事情來了。我便向大門走去，一隻有力的手把我強拉了回來。我知道他們是要把我關在屋子裏的了，只得回到樓上自己的房裏。

到傍晚的時候，我漸漸地不安起來了。我想到那水壺裏的水一定早就完了，那兩個可憐的傷兵一定等得不耐煩了。不知他們會發生什麼意外嗎？可是屋子裏滿是日本人。哨兵站在門口，沒有一個讓我溜出的機會。那兩個傷兵使我焦慮萬分。

我躺在牀上，翻來覆去，好久才睡去。我夢見那兩個傷兵怎樣地在呼喚着我！不，這不是夢，我分明聽得有人在叫喊。我突然的驚醒了，馬上爬下牀來，輕輕的走到窗口上向下面窺探。

幾個日本軍官圍着桌子坐着。就是那兩個傷兵，給日本兵扶持着，站在他們面前。日本軍官用中國話問：

「你們是哪個部隊的？」

兩個傷兵呼吸很沉重，我雖然在樓上，也能聽得很分明。他們搖搖幌幌的像要倒下來。日本兵粗暴有力的手把他們扶住。

「哪個部隊的？」

兩個傷兵都不回答。日本軍官氣沖沖地用拳頭敲着桌子怪叫。

我覺得我的心跳得很利害，也許樓下的人都會聽得我心跳的聲音。但是沒有一個人向我窗口望一眼，所有的眼睛都盯在那兩個傷兵身上。

「你們是哪一個部隊的？」

腦袋受傷的那個兵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我在等待着，從頭到腳都在顫慄着。他跟着又垂下了頭，仍舊不作聲。

「結果了他吧！」日本軍官命令道。「再問第二個。」

這個傷兵被推倒在地上。一個日本兵拔出他的槍刺，另外兩個騎在這疲弱的人身上。拿刺刀的日本兵很把細似的將刀鋒刺進了那傷兵的喉管。一種悲慘的尖叫聲震裂了空氣，這聲音立刻中斷了。

我趕緊閉上眼睛，塞住了耳朵想不再聽見。可是我終於聽見了第二個受刑的傷兵的絕望的慘叫。隔了一回，樓下寂然無聲了。但是我還不敢望下面看。只爬上牀去，把被蒙住頭，哭了。

## 家沒有了

邱素民

抗戰開始那年我還在幼稚園讀書，每天總是哥哥背着我去上學。後來因為差不多每天都有警報，我也就沒有再去上學了。哥哥本來是背我去上學的，到了這時候，哥哥就背着我去跑警報。每天清早一見街上的電燈亮，街上就滿都是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家背着包提着箱往城外跑，我們也就跟着走了。有時候我肚子餓得發慌，可是找不到東西吃。要是有個賣「碗兒糕」的走過，那一下子就被買完了。後來我們每天很早起來做飯，吃飽了就跑。這樣過了一年，貴陽到處都在拉兵，大哥和七哥都被拉去當兵了，父親母親和姐姐都很傷心，可是也沒有辦法，爲了保衛國家，阻止敵人侵略，只好讓他們去了。從此以後，家裏就變得快活了。

到了廿八年的春天，敵人又來轟炸貴陽。那天天氣很好，陽光暖烘烘的，並且又逢陰曆十六，家家都要打牙祭。因此街上很擠。警報雖已放了，可是前幾回放了警報，總沒有見飛機來，所以大家都說是防空演習，不會想到真會有飛機來炸的。父親帶了我和姐姐，還有大哥的兒子，一同去躲。母親說：「善人自有菩薩保佑。」不肯

去躲。我們勸她不聽，只得走了。

我們剛走進防空洞裏，緊急警報就響了。接着隆！隆！的飛機響聲漸漸的大起來。一會兒一羣敵機就到了頭頂，接着聽到轟！轟！的幾聲，大地都震動起來，防空洞的壁頭也就垮下了一塊。這一下，洞裏的小孩都哭起來了，接着又聽到幾聲爆炸的聲音，只見城裏煙霧滿天。飛機隆隆的聲音漸漸遠去了。

解除警報響後，父親帶着我們走出防空洞來，大家才舒了口氣。要是再在洞裏呆下去，真會把人悶死的。可是剛出來沒一會，又放警報了，接着又放第三次警報，人們都餓得不得了。等第三次警報解除後，我們才走回家去。很多消防隊員在街上跑來跑去，警察不准行人通過。我們只好站在城牆上看，只見火光四起，到處都傳出啼哭的聲音。等了好久，我們才可以回家了。可是走到家門口，家早已沒有了，到處是熊熊的大火，瓦礫堆，和燒焦了的屍骸。我找不到母親，不由得放聲大哭起來。父親把我的嘴蒙住，我們彷彿聽到一個小小的聲音從很多木板和碎瓦片堆裏發出來，消防隊員就把木板掀開來，母親原來就壓在下面，我們把她扶起來，她的頭上打破了一個口，血只是從裏面流出來，父親將捆在身上的圍腰解下來，給她包上。後來又在瓦礫堆裏發現了么哥的身體，可是他的頭已不知道到哪裏去了。父親背着我們，扶着母親，走到伯父家裏去。

民國三十三年冬天，日本鬼子打到了獨山，我們又不得不疏散到鄉下去。因為我們沒有一筆巨大的款子來作路費，逃向重慶去。姐姐天天在看報紙，見敵人被阻擋住了，獨山克復了。我們才又搬回城裏來。

到了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就無條件投降了，街上熱鬧得不得了，大街上家家都掛着國旗，放鞭炮。過了不久，七哥回來了，可是大哥仍舊一點也沒有音信。這幾年來的生離，死別，飢餓，恐怖，都是戰爭帶給我們的；所以我們不再需要戰爭。

## 過苗嶺

鄭哲民

只有在危險和患難中，才能團結起一羣散沙似的人們。

當我們這羣狼狽不堪的人們，落荒的逃出了恐怖的南丹。當時真想不到哪裏來的力氣，一口氣越過了芒場，六寨的山路，走到了貴州的邊境。回頭看南丹，已不知隱藏在哪一座山後面了。

大家稍稍鬆一口氣，走到樹下的大石上坐下。我們仍舊在敵人的勢力範圍內，爲了逃避敵人的追捕和生苗的殘害，我們得趕快離開這危險區域。

稍稍休息了一會兒，我們又開始望着蒼莽的森林和渺茫的山道爬去，大家背負着沈重的包裹，拖着困頓的身子，「走呀，走呀，」一羣男女老幼被吞人可怕的森林中。

陰森的樹林中不時發出嗡嗡的蟲聲，間夾着一兩聲可怖的狼嗥。大家不得不緊緊挨着向前走，同時集中我們的力量，對抗任何侵犯我們的敵人。

廣大的森林好似走不完的，一重重緩慢的向我們後面退過去，迎面而來的盡是些崎嶇不平的山道。在寂寞的森林中，只聽得啞啞的脚步聲和痛苦的喘息。

我們無目的走着，對於走到哪裏，走到什麼時候才能得到安身之所，沒有一個人知道。至於食物，我們連山薯都幾天沒有得吃了，而今僅以路旁的野菜來充飢。唉！這是敵人叫我們這些無辜的人們流離失所。

森林中突然「拍！拍！拍！……」一連串的槍聲，接着是一陣尖銳的口哨聲，在森林四週響着。我們這羣人像急流似的狂奔，向森林外面沒命的逃着。

尖銳的口哨與槍聲，逼近在我們的後面，大家只是莫名其妙的跑着，跑着，直到後面的口哨聲全沒有了，大家才放慢了脚步，回頭看是怎麼回事。



終於我們走出了森林，大家集合在一起，清點一下人數，發覺少了一位女看護和一位學生。大家默默無言，互相看着，最後大家發誓，一定要找回我們的同伴，於是我們放膽的走去找尋。

我們再走進森林，找到剛才出事的地方，發現地上凌亂的足跡，並夾着幾點鮮紅的血。顯然，剛才在這裏有過一番激烈的爭鬥，我們那可憐的同伴，恐怕已爲了我們大家的安全犧牲了。我們再向前找去，在一棵樹下又發現一灘血跡，於是沿着血跡，在一條小溪邊，看到了兩個遍身是血的人躺在地上。

我們怔住了，走近去看，那位年青的學生手臂斷了，肚子上有一堆紅黑夾雜的東西擺着。他整個身體都浸在血泊中，他已經死了。而那看護也因為流血過多，面色蒼白，顯然也不能活了。她閉着眼睛，臉部因一陣陣痛苦而抽動着。大家都不禁嗚咽起來，像死了親屬一樣。我們原是素不相識的一羣，這時都相親如骨肉同胞了。

女看護忽然睜開了眼睛，眼珠慢慢的從左到右移動，看見大家痛苦的臉色，她的眼角滾出了大粒淚珠，她斷斷續續的說：「各位，不要管我，這太髒了！」休息了一會又說：「你們還是……還是……走吧……我……我已……活不成了……我……我……不怨誰……只……是……痛……恨那些……使……我們……流離……失……所……的……日……」說到這兒她的喉嚨給血塞住了。她還想講，可是講不出來，喉中只是霍咯霍咯的響。最後又一大粒眼淚從眼角滾出來，她無力的閉上眼睛，很安靜的死了。

他們是死了，因他們的死，免了我們再一次的被劫，他們是爲我們而犧牲的，是我們患難中的恩人。

於是大家一齊動手，在附近的一棵楓樹下，把兩位犧牲者的身體掩埋了。同行的趙牧師在浮土堆上祝禱了一番。大家便離開了兩堆新土，悽然上道。

我們無力的背起了包裹，蹣跚地向漫長的苗嶺走上去。我不時回過頭來，看看這小溪邊楓樹下面的兩堆浮土，直到被樹林掩沒了爲止。

時光已過了五年，戰爭的痕跡也已消失了。我們這一羣流亡者早已分散了。現在又是秋天了，溪邊的犧牲者墓上的楓葉又該鮮紅了吧。

## 小販生涯

周永祥

是最後的一課了，我呆坐在教室裏。日文教師的講解引起我的興趣，祇招來了我的憎恨。不知怎的，我已經失去了平時靜聽講解的習慣了。我的腦子已混亂得像怒濤澎湃的大海。

「孩子！我在本地沒法謀生。爲了讓你的書仍舊讀下去，明天祇得到外埠去做工了。你在家裏須謹慎些。晚出早歸，莫使媽媽在家裏懸望。每月我會寄錢來給你們用的。」前晚上爸爸鄭重的對我說。

「噢！爸爸！」媽不在家。我含淚答應了，心裏多麼悲痛。爸走了，剩下媽和我，孤零零的，多麼淒涼。桌上那綠油油的豆油燈，格外顯得陰慘。

「爸！爲什麼要到外埠去工作呢？」我想問。但是我知道：自從工廠關了門，爸失業以後，家裏的什物都當賣盡了，每天兩頓玉蜀黍粉糊都快維持不下去了。爸在江南造船廠裏做臨時小工，整天辛勞所得，還不够維持他自己個人的生活。近來街上貼了許多招工到外埠去的廣告，說什麼工資豐厚，每週可洗澡，衣服鞋襪奉送……並可預支安家費一萬元。爸爸見了以爲生路來了，便去報了名，規定第二天就要去了。我有什麼辦法。爸臨走的時候還對我說：「拿了安家費回來給你。」可是直到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還沒見他回來。爸爸呵！我絕望了，爸一定中了敵寇的圈套了！鬼子燒燬了我的家，蹂躪了我的祖國，再奪去了我的爸爸。聽得人家說：許多工人被一輛卡車載到不知什麼地方去建築防禦工程了。啊！爸呵！你去了，以後媽和我怎樣過下去呢？唉！天呀！

噹噹！噹噹！……放學鐘響了起來，是那麼的急促。

「起，禮，散！」我有氣無力地喊出了最後一句放學禮。同學們都陸續回家了，我整理好書包，看看學校裏的一切，都使我依戀起來。別了！我親愛的同學們！別了！我可愛的母校。

第二天早晨，東方才現出了灰白色，我背上了媽昨天晚上給我預備好的一隻空火油箱，一隻竹籃。冒着尖削的

寒風，準備與生活搏鬥了。我手中捏着兩千元的鈔票，這還是媽向人家借來的。我一直向麵包廠走去，預備販賣麵包來維持我的生活。

街上很靜寂，只有麵包廠前已擠滿了人。各色新鮮的麵包：如奶油麵包、蘇且麵包、羅宋麵包、白脫……攤滿在鐵盤上。一個老闊模樣的人，數着批去的麵包，然後點收貨款，在帳簿上記上一筆。

「老闊，請問這麵包怎樣批法？」我問。

「唔！」他看了我一眼說。「新來批的：麵包以打數計算，長盆每打八百四十元，小羅宋每打……你批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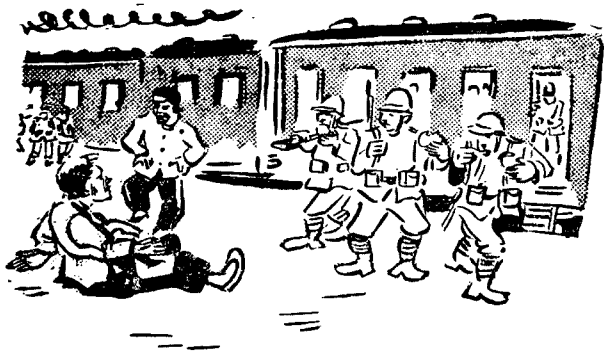
我心中一算，我所有的錢，祇够批兩打，便把長盆、豆沙、羅宋、蘇且四色拼成了兩打，裝進了空火油箱，插在背上，離開了麵包廠。我心中在擔憂，不知怎樣才能賣完這兩打麵包。

「新鮮麵包吃麼！奶油……」我提高了嗓子喊，向各條街堂跑，不知走過了多少街堂，我的麵包竟原封未動，我焦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買麵包！」一家石庫門裏出來的一位小女孩在喊着。我如獲至寶，趕緊與她交易，她買了三隻，我高興得很。但是以後便一直沒有買主。太陽正中了，我垂頭喪氣回家去，結束了我第一天的「小販生涯」。

第二天，我不去批麵包了。昨天剩下的就足夠使人焦急。麵包隔夜怕沒有人要了。我聽得人家說：北火車站麵包的銷路較好。的確，我從前讀書的時候，每逢春天秋天舉行遠足，自己不在車站上買麵包吃嗎。北站的旅客那麼多，銷路一定比跑街堂強得多了。

懷着一肚子希望，我跑到了北站。那時候陽光已經照得滿地。小販們散佈在各處，兜賣各種食物。我就跑到旅客們最多的地方：賣票處，車廂



旁……向他們兜賣。果然旅客們有的肚子餓了，有的要帶到車上去吃，都向我三隻四隻的買，不一會兒，我的麵包全部銷完了。這是我第一次的幸運。

從此我天天到北站去兜賣麵包，所得盈利，也够我的生活了。除了那無情風雨阻撓我之外，我每天一早去批了麵包，便趕到北站去，賣完了就趕着回家，這成了我經常的生活了。可是每天從斜橋趕到北站去，十多里路，我這十一歲的孩子如何忍受得住呢？我豐潤的面龐變得消瘦了，皮膚給太陽曬得發紫。可是爲了生活，我不得不做下去。

這樣順利地過了一個多月，我的劫運到了。

那一天，我和尋常一樣，一大清早去批了四打麵包，趕向北站去。剛走到車廂旁，忽然來了十多個日寇，奪了我許多麵包去。我帶着恐怖向他們說：

「先生，麵包錢。」

這十來個「皇軍」不理睬我，只笑嘻嘻吃着我的麵包——我的生命。

「先生，麵包錢……」我反覆地說。

「皇軍」們的臉立刻變得兇惡了，用刻毒的眼光瞪着我，罵道：

「白開野路！」

我號啕大哭了。那強盜們竟老羞成怒了，拍的一記，托的一脚，把我打跌在地上，揚長而去了。

「哼！滾……小鬼！瞎了眼睛，」一個路工毫不同情的對我籐笑着，一副十足的奴才相。那樣的人還算中國人麼？這是祖國的地方呀！我在自己的國土上受到外國人羞辱了，我幼稚的心靈，第一次受到了創傷。

# 媽媽和她的母雞

李迪

三十四年秋天，湘桂戰事失利，戰爭很快逼近我的家鄉——賀縣。爸爸倉皇地帶了我們逃到象脚村住下。這一住就住上一年多。別人家安定了又回去，風聲緊了又逃來；我們雖免了往返奔走，但是也吃了好些苦頭。爸爸手頭本來沒有儲蓄，逃在鄉間又沒有收入，這個家就難以支撐了；他只得到處奔走設法。然而在這兵荒馬亂的年份，親友們也都在難中，誰又有錢借給別人？

一天下午，爸爸很喪氣的跑回來，蹲在竈前，沒精打采的兩手捧着臉腮，嘴閉得鐵緊，不言也不語。這一來，全屋子的空氣即刻沈重起來，每個人都看着爸爸。

「借不到嗎？」媽放下手中正洗乾淨的蔬菜，一面用鏟攪着鍋裏的粥。

「唉！他不肯借，利息大，要找保人，難道連我都信不過了不成，真豈有此理！」原來找保人這件事傷了爸爸的自尊心了。

「那麼過三天就沒有米了，」媽心焦地說。

「這有什麼辦法！」爸歎息着，沈鬱的眼睛反映着暗紅的火光。

喝了兩碗稀飯，我們就摸上牀去。好容易才閉上眼睛，只聽爸爸在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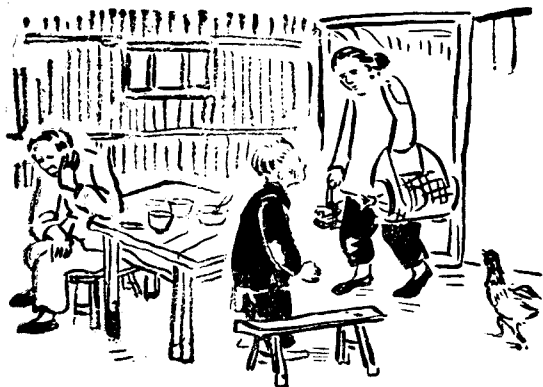
「我看明天還是賣去一隻母雞吧！」

「你一說就提到雞，雞又不犯着你，你總放不過……」媽在黑暗中回答。

去年媽辛辛苦苦從城裏挑出幾隻雞來養着，過年便宰去兩三隻，只剩下兩隻母雞，和一隻長尾巴的闖雞。媽想把母雞養肥了生蛋孵小雞。

事的不忘了

「人都沒有吃了，還要養雞！你要養雞，你去找穀！」爸爸說。



「我養我的，關你什麼事！」媽搶白說。

熟睡的弟妹都給吵醒了。我的心卜卜地在跳動，爸爸近來確實變了，性情暴躁得多了。

「我就一隻隻殺光牠，看你養嘛！」爸恨恨地說。

「你殺，你殺嘛，我看你殺。」媽也氣壞了。

爸爸媽媽都不作聲了。他們的吵嘴，每每是在憤怒到極點的時候中止的。

「怎麼？老四，你又在跟四嫂鬧些什麼？」老祖母在暗中說話了。她被驚醒了，在牀上瑟瑟地摸索着。

「沒有什麼，您睡着好了。」爸阻止祖母起來。我的心卻在顫動着；想到了爸媽爲了貧困負氣，心裏說不出的痛苦。

第二天，恰值圩期。吃過了飯，媽向屋主借到一隻籠子，把養了三年的老母雞捉起來。媽的淚水禁不住流了下來，嘴唇在顫動。沒有被捉的老母雞驚惶的逃跑了。待母親去圩後，牠還是失神落魄的，也許在爲牠失去的友伴難過。

將近中午，媽從圩上回來，籠子裏放了一袋米，還提着一束蔬菜。老母雞看到籠子裏的朋友沒有了，驚恐的叫着。媽禁不住又流下眼淚來。

「唉！真不成個世界，弄得雞犬都不寧了！」祖母歎息着。

早上，爸喝了兩碗粥，夾着一頂破傘出門去了；說是到鄰鄉找叔父商量去。我們目送着他的背影，默祝他不再失望！

## 妹妹的眼睛

王允生

我只要聽見算命瞎子尖銳的敲着鐵板的聲音，彷彿眼前就站立着一個瘦小的影子，用兩手在揉着眼睛，她就是已經死了四年的妹妹。

她死去的前兩個月，她的兩隻晶瑩的小眼睛已經瞎了。她出世的時候，正是家鄉淪陷了三個月光景。那時我也很小，跟着爸爸媽媽逃難的事情已經記不大清楚了。聽說那時候我們吃的是番薯和糠，晚上睡在草棚裏。

妹妹就是在一個農家的水車棚下面生下來的，只有那件事我還記得很清楚，妹妹一生下來，第一個抱她的就是我。在淡淡的月亮下，最使我吃驚的是她一雙烏黑有光的眼睛。我當時就想她的一雙眼睛是老師所講的，魔鬼所藏着的烏金珠子。

妹妹最喜歡我抱，只是我要跟哥哥到山腳下去拾枯樹枝，沒工夫抱她。媽也是很忙的，所以我每天回來，總看到她在哭。但她一到了我的手中，哭聲就會立刻停止。因為她哭得太久了，她的烏金似的眼珠子略有點變黃了。

第二年，爸爸打聽得故鄉淪陷後還相當平靜，就帶了我們回來。在路上，妹妹是放在我背上的時候多。從此我更愛我的妹妹，我每次得到了餅乾，總要嚼碎了用嘴餵給她吃。那時她也會笑了，笑起來時，眼睛合成了一條線。不久她也會走了，在晴天，我總帶着她到學校裏去。

有一天，我帶了她從學校裏回家來，半路上忽然有人一面奔一面喊：「東洋兵來了！」我們一隊同學立刻散開了，大家飛也似的逃回去。我立刻抱起妹妹狂奔。可是只跑了一段路，已經沒有了力氣，只得放下她站着喘氣。大約不到五分鐘，突達突達的皮鞋聲近來了，我又抱起妹妹拚命的奔，不料在一個轉彎的街口，正遇着了可怕的鬼子兵了。

第一個鬼子兵橫着槍攔住我們，他伸出粗笨的手指來擦一下妹妹的臉。妹妹並沒有哭，她嚇呆了，睜大了眼睛。另外一個鬼子兵却擲了一把路邊乾了的泥土向妹妹的面上一拋，兩個人大聲地哈哈的笑。

我不管鬼子兵阻擋，立刻抱着大哭的妹妹，瘋狂地奔回家去。

當我給媽媽喚醒時，我還坐在大門口的石凳上。妹妹撲在媽媽懷裏，閉緊着眼睛大哭，並且用小手不住的揉着眼睛。媽媽慌忙地用另一隻手攙我進屋去，問我是怎麼一回事。我吉吉巴巴地告訴媽媽。媽媽哭了，她先用手帕輕輕地擦妹妹的眼睛，但妹妹不肯讓媽媽擦。媽媽又想用舌尖去舐，妹妹的頭還是左避右避的躲閃，還用手在推開媽媽。

鄉間沒有眼科醫生，到城裏去的路上又不許走。妹妹除了睡熟的時候，沒有停止過哭聲，兩隻小手一刻不停地揉着眼睛。幾天以後，她的眼睛像胡挑般的腫起來。在她熟睡時，媽媽輕輕的拉開她的眼皮來看時，天啊，裏面是血球一樣的怕人！

不久，可憐的妹妹竟死去了。這慘痛的事，已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頭上。妹妹，我要向這戰敗的鬼子兵討還你那兩顆烏金似的眼珠！

## 小弟弟的誕生

王宇生

今天是小弟弟誕生十歲的生日，一家人都慶賀他。然而我卻永遠忘不了十年前他生下來那時候的情景。那時我們一家都住在上海，「八一三」的事件剛發生兩個月，上海的戰爭正緊張到萬分。原先爸爸想逃回家鄉去避難，可是媽媽將要生產了，交通又很困難，只得在上海挨着日子。

這是十年前的雙十節晚上，上海全市的燈全熄了。我家的窗上蒙上了黑布，房間裏只燃着一枝小洋燭。暗淡的微光，照着睡在牀上的媽媽。她忍受着疼痛，時時發出慘厲的呻吟。突然，飛機的聲音從屋上掠過，接着便聽



到高射砲連連的放起來。爸爸還比較鎮靜，媽媽用顫抖着的手，指着小洋燭。爸爸輕輕地把燭火吹熄了。我摸索着走到窗邊，掀起黑布一望，只見滿天飛耀着火星。

忽然之間，一聲像爆裂的聲音從屋頂上直落下來。我嚇得來不及的鑽到桌子底下。接着聽見媽媽一聲慘叫，這聲音刺得我幾乎每根骨頭都震碎了一樣。又聽到爸爸帶着哭聲，急促地喚着媽媽。我好像全身浸在水裏，上下兩排牙齒禁不住捉對兒撕打起來。我想，媽媽完了，怎麼辦呢？我覺得身子立刻虛飄飄的，好像全無依傍一樣。接着陣嬰孩的哭聲「×Y，×Y，」哦！我立刻明白過來。媽媽已經生產了。這時飛機和高射砲聲已經停止了。房間裏現出一縷亮光，原來爸爸已把小洋燭燃了起來。

媽媽終於在這砲火的夜裏生產了。我從桌子下爬出來，爸爸招我過去，對我說：「宇兒，你們又多了一個小弟弟了。你須記着你的小弟弟是怎樣誕生的。聽，大砲在隱隱的響着，你小弟弟的哭聲卻這麼宏亮，他壓低了砲聲，他將擔負起救國重責，因為他是戰神手下溜出來的幸運兒呢。」

我看看媽媽，媽媽正親自用布在包裹初生的小弟弟。小弟弟的臉色發紅，像一個洋囡囡。爸爸把桶裏的水傾去，把牀上有血跡的被單換去，撫着我去睡。我覺得我好像到了另一個安靜的環境裏，安心地瞌上了眼皮睡去。第二天起來，爸爸指着地板上一個洞給我。他說：「你昨夜聽到砰的一聲嗎？敵人高射砲的彈片回下來時，從屋頂上直穿到地板下，距離你媽媽的身邊不到兩尺。危險哪！然而你的弟弟，就在這砰的一聲中誕生了。他真是幸運兒哩！」

今天小弟弟十歲了。十年前驚慌的情形還浮漾在我眼前。我對弟弟說起他誕生時的情形，他睜大着眼睛，呆呆望着微笑的媽媽。

## 勝利消息傳來的那一夜

汪之美

那一夜，我們正在院子裏乘涼，隱隱約約聽到遠處傳來了鞭炮的聲音；天邊亮起了一道探照燈，像一道長長的白虹，瞬間掠過了山頂。

發勤表哥該今天值夜班，不知怎的這時才八點鐘，他便回來了。他累得滿頭的大汗，跨進院門，便高聲的叫了起來：

「姆媽，日本鬼子投降了。」

「少發點神經，怎麼不去上班呀！電臺這時就下了班嗎？」姆媽不信的說。

「爸爸說的；您聽見嗎？外面在放鞭炮了，看！看！慶祝的探照燈光……」

「別瞎說，少拿老人開心，那一次不也是說勝利了，結果呢？說是什麼撒謊節，應該要騙騙人的。快給我去上班，少來這一套了！」姆媽一笑也不笑。

發勤表哥氣得一肚子的火，只得說：「等爸爸回來您才會相信。」說完便走出去了。

鞭炮聲愈來愈密了。四道探照燈在空中交叉的組成了兩個V字。

一會兒發勤表哥和爸爸一道回來了。兩個人左一大包，右一大包的，手裏都捧滿了東西。爸爸的嘴笑得已經合不攏來了。姆媽才半信半疑的問：

「什麼事這麼高興！」

「日本鬼子投降了，還不該高興嗎？」

「真的呀？」

「不然買這許多東西幹什麼，應該痛快的喝一杯，吃個痛快，這一下可好了，好回家鄉了！」

「喲呀！謝謝老天有眼，我們不再吃苦了！」姆媽也高興的笑了起來，她這才相信是真的了。

「沒有投降，我是撒謊的，」發勤表哥忍不住咕嚕了一句。

全個院子都鬧烘了起來。李大媽像個宣傳員。劉大嫂也這裏那裏的訴說着敵人投降的消息。一會兒，整個莊子都沸騰了起來。碰！碰！撫卹處祝捷的槍聲響了起來，我們村莊上也響起了鞭炮聲。

「走！小龍坎去，那邊一定有熱鬧看！」發勤表哥這一聲叫，全院子的年輕人都一窩蜂的跑下山，走向小龍坎去了。老太婆們在咕嚕着，「可惜我們走不動，不然也要去看一看。」

小龍坎街上真熱鬧極了。沙坪壩的學生們舉行火炬遊行，一條火蛇貫通了整個的街市。街兩旁人山人海擁塞不通。這兒在叫「勝利了！」那兒在說「凱旋歸家啊！」……

勝利了，八年的艱苦鬥爭，總算沒有白費，誰不為勝利而歌舞歡欣呢！

## 平凡的死

慕晨

「……記住了，告訴胡太太說：這二十萬元是掌櫃額外給的。胡先生的月薪早就預支完了，聽清楚了沒有？去吧！」我聽完了老闆這一長篇的吩咐，如釋重負的跨出了大門，踏上濕淋淋的街道。天還下着細雨，走了一條街，那雨水就開始順着我新剃的光頭往下流。

我一邊走着，一邊想起了胡先生。唉！多麼和善的一個人啊！說話總是您呀您的。在店裏也只有胡先生待我好些——也可以說只有他看得起我——他教我練字，教我打算盤，他告訴我怎樣應付老闆和顧客。從胡先生那裏，我得到了許多新的知識。使我這呆頭呆腦的「傻小子」——這是店裏同事們給我起的外號——也明白了一點社會上的「五花八門」。

以前我老是悶悶的，整天想念着我那正打着仗的老家。胡先生勸我說：一個人要達觀一點。並且還給我講什



麼叫樂觀，什麼叫悲觀。不錯，胡先生是樂觀的。他一個月掙不了多少錢，家裏還有老婆和兩個孩子，差不多每個月都要虧空。但是他滿不在乎，仍舊成天嘻嘻哈哈的。他說一位算卦先生告訴過他，不出今年，他就會交好運了。我就常常拿這句話和他開玩笑。因為他說過，他是最反對迷信的。我問他算卦先生的話算不算迷信，他只笑笑說：「不！哦！當然也算是迷信，不過這回可例外，因為不算卦先生這麼說，我還做過好幾次夢，都有着走運的象徵……」接着他便滔滔的講上一大堆他的怪夢；什麼在他的房後升起了一個大火球啦，什麼太陽飛到他的懷裏啦，什麼房頂上掉下來一顆大明珠，照亮了他那間陰暗的破屋子……胡先生便天天在等待着他那好運的到來，所以對目前的貧困不看作一回事。

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三個月過去了……胡先生的好運還沒來到，卻把病魔給等來了。有一天，也正是下着雨的晚上，胡先生在櫃上喝了點酒，便冒着雨趕回家去，半路上遇到一個乞丐，光着膀子給雨淋着。胡先生看他凍得可憐，便把自己的大褂給他了。可是到家後他自己便發起燒來，從此一直病了半個多月。今天聽他老婆到櫃上來說，大概不久就要與人世長別了。唉！但願他還有希望。

街燈被雨絲兒閃得好像比往常昏暗了。我這時才覺出我的小褂都濕透了，混身冷冰冰的。走過了幾條柏油路，我便開始踏着泥漿走進一條陰濕的小巷子，找到了那丟了半扇大門的大雜院。我便提高了喉嚨喊：「胡先生！」胡太太探出頭來招呼我進去，那屋裏點着一盞油燈，因為欠了房東三個月的電燈費，房主把電線給剪了——這事胡先生早告訴過我了。暗淡的燈光照着牀上胡先生那張蒼白的臉，我覺得有點毛骨悚然。我把老闆給我的錢交給了胡太太。胡太太吞吞吐吐的告訴我：醫生說胡先生大概不行

了。她眼圈紅起來，呆呆的望着並排坐在小凳上的兩個孩子，他們正互相擁抱着，像是伏在那裏睡着了。

我想安慰安慰胡太太。但又想不出說些什麼好，只得默默的坐在那裏。就這樣耗了兩個多鐘頭，胡先生忽然睜開了眼睛，胡太太趕緊走過去，在他耳邊低低的告訴他說我來了。他想掙扎着坐起來，但是沒有力氣，只得向我招了招手。我走過去坐在他身邊，他用沙啞的聲音向我喊：「小張……你來了……好……好……快扶我起來……我要出去……你……你看……天已經那麼亮了……」我告訴他現在才不過夜裏十點多鐘，離開天亮還早着呢。忽然他顯得非常生氣，瞪着我，臉蒼白得可怕，聲音也比方才大了：「放屁！你……眼瞎了嗎……明明太陽都那麼高了……你看……照得屋子多……亮……快扶我起來！我要出去……出去……出……」一會兒聲音弱下去了，聽不見了。胡太太哇的一聲大哭起來。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風的聲音蓋過了她的哭聲。

## 風雪中

龍鳳

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有些心驚膽寒。其實，這類事在別人的眼中也許是極平常的；在目前的中國，也隨時隨地都會發生的。但是，這件事卻給了我極大的刺激，使我永遠不能忘記。

前年冬天，一個嚴寒的早晨，學校裏還沒有放假，銀白色的雪花已隨着銳厲的朔風撒下來，堆積在地面上，好像想掩沒宇宙間的一切罪惡。

假如在放假以後下雪，豈不好呢——同學們都抱怨地說——手脚都凍僵了，還要努力溫課，應付學期考試。要是在家裏，烤烤火，吃吃東西……

教室四面的窗戶都關得緊緊的，我感到很氣悶。於是不顧寒冷，站起身來打開了一扇窗。窗外往日很熱鬧的漢渝公路，因為天下了雪，連一個人影兒也不見了，只是一片潔白的雪。路中間積得相當高，形成了一條綿延不斷的雪峯！



我忘了寒冷，靜立在窗前，欣賞這雪的奇景。

突然，在路的盡頭，出現了一個小黑點。在這廣漠的銀白色的宇宙間，這小黑點真渺小得如同「滄海一粟」。這黑點在公路上慢慢的蠕動。雪似乎想將這黑點也一併遮住，愈飛愈密了。我經過長久的注視，才看清楚這是一個乞丐，他正在與風雪作最後的掙扎！

忽然他在路旁的積雪上坐了下來，慢慢地拂拭着身上的雪花。我才看清楚了牠的形態：長的頭髮，黑的衣服，……我的心不由的顫抖起來了，這也是人呀，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分子呀。然而，我為什麼衣服暖食飽，他為什麼忍飢受凍呢？我為什麼不請他進來，給他飯吃，讓他得到一點溫暖呢？我應該這樣去做！

我受了熱情的衝動，走到門邊，準備拉開門。不料一位同學強拉住我，他說：「朋友，你瘋了嗎？開了窗，又要開門，不覺得冷嗎？」我又回到窗口，幾陣朔風，把我吹回了坐位。於是我頹然地坐在椅子上，長歎了幾聲。正在用功的同學都擡起頭來，用驚異的眼光探問着我，我昏迷了，我失去了知覺。

雪停了，接着又刮了兩夜西北風，許久未見的太陽忽然露臉了，天氣變得很溫和。公路上的積雪化為濁水，流向低窪的地方去了。

傍晚，我和同學到漢渝公路上去散步。毫不經意的在路旁的溝渠裏，我發現了一個屍體，長的頭髮，黑的衣服……我的心立刻猛烈的顫抖起來。

從此以後，我不敢多注視這漢渝公路了，我怕又引起這重大的傷悲！

# 鑷刀的故事

傅廣霖

三年前的一個冬天，家中沒了一把鑷刀。這把鑷刀是那年秋天，印叔父在城裏的舊貨攤上，花了三角錢揀來的。有一寸寬，一手掌來長，上面雕刻着一隻老鷹，都說這是「福祥家」的真牌子，很經得起使用。印叔父尤其喜歡它，因為這是他當家以來，第一件經他手置的傢具。

「嘿，這一定是黑鐵頭拿的！」印叔父把頭用力的撥動了一下，「嘿！只有他這幾天常來。」

「唉！小印，你這孩子又胡說了！」祖母怕印叔父去嚇着黑鐵頭。「咱們又不是沒借給他糧食，人家能沒有一點良心嗎？唉！阿彌陀……佛……」

「人窮了，還有良心？」印叔父恨恨的說。

那是一個清冷的早晨，地上積着一層薄霜。我揣着書包上校裏去，路上分明看見印叔父和黑鐵頭在一個崖子上頭吵嚷。

「你說不是你，我就不信，就是你常到我那裏去！」印叔父把糞鏟在地上擊着，發出錚錚的聲響。

「我說，我說，」黑鐵頭臉漲得紫紅的，仰視着叔父，一隻手緊按着胸口。「你借給我糧食，救活我這條老命，我還有臉再幹那種事？再說，我還能活幾天，光你這裏這一條路子，我也不要了嗎？我沒……有……臉……了呵！我……死了，還仗着你們……打發……哩！」黑鐵頭哭將起來了。

我當時實在納罕，五六十歲的老頭子怎麼也會哭。他本是我家的一個遠親，人們常說他本是「富裏生，富裏長」的。老年來一個兒子不爭氣，把田宅吃盡當光，出門死在關外了。媳婦兒脾氣也不好，時常給老頭子氣受。逢着揭不開鍋蓋的時候，黑鐵頭便到我家來要口吃的。自從印叔父向他發了這一回脾氣過後，黑鐵頭就一趟也不來了！而且我每天早晨在街上遇見他那披着灰色大棉襖，個個矮着拾糞的影子，也突然不見了！

一天，我問祖母。祖母告訴我說：他那次回家去，他媳婦兒已經聽到這風聲了。一句話不提，就提起火棒來，給他一頓打。他腿部給打傷了，不能挪動了。

「你別教印叔父瞧見，給他送個餽餽去。」祖母從衣袖裏摸出一個長棒形的餽餽來，貼在我的耳朵上輕聲地說。

我似乎也覺着這是件好事，一口氣跑到黑鐵頭的家裏。他臥在冷寂的大屋子的一個角裏，竄下半點煙火氣息也沒有。他還是穿着那件灰色的破棉衣，身子底下鋪着一堆枯草和碎葉子。我向他遞過餽餽，他口角上動了一下，像是在笑，白鬚鬚上凝着幾滴水珠。

「你冷嗎？」我問。我接連打了幾個寒噤。

「好孩子！你回去……告訴你叔叔，我沒拿你家的……鐮刀啊！」我見他滿臉是眼淚，再也不敢擡起頭來看他了，蹣跚腿就跑回來。

以後，每到穀子熟的時候，家裏人就會談起關於鐮刀的故事。只有我想到黑鐵頭的墳頭上，已經長起一棵蕭蕭的小白楊樹了。

## 借糧

耿烈

五年前，故鄉曾遭過一次水災。那是在秋天，莊稼快要熟的時候，西衛河的水漲高了，不幾天就衝開高高的堤防，迅速地展開來，把田裏的莊稼淹沒了；連人樣高的玉蜀黍也一棵棵地沒入水面以下。眼前是一片汪洋，高大的樹，只露出一叢一叢枝條在水面上搖擺，彷彿成了灌木叢。小木船擦着它們的枝葉蕩過去。

水一連兩個多月沒有退，我們一家人——媽媽，小弟弟和我——吃着僅有的儲蓄——兩斗粗糧。等到水退下去，這點儲蓄剛巧吃光了。媽媽就躺在炕上不起來，歎氣，流眼淚；弟弟常裂着嘴吵餓。但是過了幾天，他也沒



有了吵鬧的力量，就跟媽媽一樣用睡來對付這可怕的饑餓。我還算是氣力壯的，雖說沒出門，餓了兩天也沒有光睡覺。

媽媽猛然擡起頭來，眼光在屋裏掃射了一遍，最後落在我身上。我知道她這是在喚我，就湊近了她。

「你可到你二叔父那裏去……」

她用細微的聲音只說了半截話，可是我也明白了，心裏猛然一亮，又想，自己爲甚麼沒想起這個門路？就扭擰起精神來往外走。雖說身上實在沒力氣，但精神倒很興奮，因爲預料叔父多少一定能答應一點的。

媽媽向我說過，叔父家從前並不比我家好。爸爸在世的時候，他常到我家裏來，說家裏沒有米吃了，或者說糴糧食種子需要一點錢。爸爸就從皮箱裏拿出幾塊銀圓來，遞給叔父。叔父把銀圓揣在衣袋裏，向爸爸點點頭，紅着臉悄悄地走了。以後沒幾年的工夫，他家就添了一頭大黃牛；他院子裏的茅草堂屋也換了新磚新瓦蓋的。到現在，他成了我們莊上種地人的唯一的主人了。他常挺着大肚子在街上提，兩撇八字鬚鬚一翹一翹地。很多人稱他爲「二爺」。他的糧食據他的種地人說，一座屋子還容不下。自然，遭了這回水淹，他的生活是礙不着一點事的；對我這點要求他應該不成問題地答應。這信念鼓舞着我，好幾天的憂愁被攆得煙消雲散了。

好容易走到了，我鬆了口氣，一步邁進叔父的大門限。一股奇特的香味直鑽進我的鼻孔，我嘴裏不由得直流酸水。我知道這香味是從廚房裏飄出來的。我想，今天叔父也許要留我飽吃一頓了。立刻，我看見叔父從廚房門口探了探頭，隨即又縮回去了。廚房裏經過一陣騷動之後，叔父才又把身子探出來，他儘可能地擋住向廚房去的路，邀我到堂屋裏去。

「叔父，我一家人兩天沒吃飯啦。」還沒走到堂屋，我就爽快地吐露了來的目的。

「唔……」他擡了擡眼皮，摸了摸鬚鬚，臉上漠然的，沒有一點表情。「這，這是大家該着的——命裏攤，」他慢吞吞地說。

我聽了這話，滿腔的熱望立刻結成了冰；腦子暈亂了，胃又叫了起來。但是，我還有點信不過自己的耳朵，這個與自己有直接血肉關係的人能這樣冷淡嗎？在堂屋裏坐了下來，我用顫抖的聲音再懇求說：

「借斗把糧食給我們吧？叔父。」  
 「哦，糧食！」他瞪圓了眼，眉頭上起了一層皺紋，翹動着鬍子說。「這年月誰有糧食？我，我也是好幾天，好幾天沒吃飯了呢。」



我看着叔父肥胖的臉，一陣辛酸湧上鼻尖，眼裏掉出一串淚珠來。我知道這一定是絕望了。但是，媽媽和弟弟在炕上躺着的情形又模模糊糊地映在眼前，若這樣回去，他們……我沒敢想下去，就又鼓起勇氣來祈禱似的說：

「叔……父，三升，兩升呢？」

「說沒有，就是，就是一點也沒有；實在，實在沒有。」他直截了當地說。

我簡直不能忍耐着再坐下去了，就抽咽着拖着兩條酸疼的腿出堂屋來。在院子裏又碰見了二嬸母。她剛從廚房裏出來，兩手還滿沾着油。看見了我這樣子，又好像知道了我和二叔父的事，就搶上前說：

「噯呀，我說姪兒聽，你也不要難過。你叔父說沒有，就是實在沒有。要不是，他還忍得住看你們挨餓？你是誰？是他的親人。要命的，改日我向他說，賣掉幾畝地，分一些錢給你。」

我更忍不住了，抽咽出了聲。在路上歇了沒遍數才回到家裏，當時我沒敢把這段經過全部告訴給媽媽。

過了幾天，媽媽病了。在一個夜裏，她就拋棄了我們死去了。

# 姪女小莉的死

劉均

可愛的姪女小莉，在那個鬧着「米荒」和「水災」的六七月間，被飢餓和病魔抓去了！她的慘死，使我感到無限的悲哀。

在陰曆六月初頭，全國性的搶米風潮捲入了鄰近的鄉鎮。「糧戶」老爺們都不願把米在市場上出賣了。他們還做出比你還要慘的樣子，說連他們自己也沒得米吃，哪裏還有賣的。又加上接連不斷的雨，落得滿路泥濘，不能出門一步，把我們窮人硬搞慘了；說賣工又沒人請，說賣田賣地，又無立錫之地可賣，既沒錢買米，市上又沒米賣，只有整天躺在破爛憔悴的被窩裏埋怨世道不好。孩子們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哇啦！哇啦的哭着要吃，把做父母的心都攪亂了。

小莉那孩子非常乖巧，一家人都愛她；只是多病多痛的，身體不大好。在這不動煙火的日子，也不亂鬧，只是在牀上唧唧呀呀的叫：「媽媽！我要吃飯。」這有啥方法想？要是天不落雨，河水退了下去，就是路爛，大嫂也可以背起她去走「娘屋」，少受些罪孽。她外婆獨個兒，平時擺零食攤，多少有點積蓄，不會少這點吃食。

好容易那一天雨住了，大嫂高興的跟媽媽說，趁這時候背小莉到她外婆那兒去。媽媽雖捨不得讓心愛的孫女兒離去，可是窮到這步田地，只好沒奈何地答應聲「好」。臨走時，小莉在她媽背上，笑着向她的祖母點頭，她祖母只是說：「多要幾天回來罷！」

小莉走了，丟下一件心事。天一晴，一家人都勤勤懇懇的做活路。打草鞋的打草鞋，編斗篷的編斗篷，只要有錢，買得到糧食，忙碌些也有幾分安慰。

才過了十多天安適日子，小莉在她外婆那裏病了，病得很利害。大嫂把她背回來，孩子皮黃骨瘦的，無光的眼珠深陷在眼眶裏，有氣無力地呻吟着。一家人都圍攏來，呆呆的望着她。「小莉兒！你怎麼了？」孩子口也不開，只是無力地轉動着大而圓的眼珠，我媽媽禁不住老淚奪眶而出了。

鄉壩頭的醫生能信任得過的很少，總要到幾十里外才能找到比較好的；可是「脈禮」又貴，又擺架子，不是要坐車，就是要乘轎，貧窮人家怎擔負得起！這幾天時冷時熱的，大家說小莉不是「掃子」，就是暑熱，端陽收的草藥煮些吃吃，也可以醫這些毛病的。可是草藥味苦，又沒有糖給孩子潤口，灌得可憐的孩子發嘔，只在她媽懷裏掙扎。吃了藥，病也不見鬆，小莉整天爹呀媽的叫喚。有時她屙屎在牀上，大嫂洗得不耐煩的時候，就用手在她只有一層皮包住的屁股上亂打，孩子發出淒慘的叫聲。

病勢有增無減，天天聽到小莉磨牙齒的聲音，就這樣把牙齒磨掉兩個，她右臉漸漸腫脹起來，天啦！這是危險的「牙疳」，後來發腫的臉兒開始潰爛了；大哥把家裏舊的醫書攤在手上焦急的翻着，不時的問什麼是「殺精蟲」，什麼是……於是尋些藥來搽一陣，也不見好轉，熱天蒼蠅又多，腐爛的幾處竟生了蛆。當我看她伸手去搔瘡時，總是好好的說：「小莉，不要抓吧！把嘴抓爛了不好吃飯啦！」孩子一聽這話，就放下手來。孩子想活下去，哪曉得她奄奄一息的生命，只延了兩天就結束了。

小莉死時是在下午。臨死前的十幾分鐘，她還在她媽懷裏要水喝。她喝水很困難。我問她還認得我不，她用低微而顫抖的聲音說着：「我的眼睛看不見！」我的眼淚湧了出來。大嫂把她放在牀上，讓她躺着休息。就在放下的幾分鐘後，她的胸脯起伏幾下，就離開這苦難的人間，到安息的世界去了！

大嫂燒着紙錢，說：「小莉，領着錢去，投胎到富貴人家。」大嫂只哭出一聲：「莉兒，你得了病就抓不下來呀！」就噙住了氣，多久還不蘇醒，做母親的怎不心痛她苦嚙受難才養大的孩子呀。

我父親掂着鋤頭到墳地裏去挖泥坑，大哥抱着死孩子朝墳地走去，我在前頭舉起明朗的送葬火把，後面跟着羣小莉的遊伴。小莉躺在那棵端正的白楊樹下的冰冷的泥土裏，永遠不能再見了。堆好泥土的時候，已近黃昏了，雨絲飛落在頭上，樹葉沙沙的發響。

聰明可愛的小莉，這麼小就死了，這短短的四五年，人間的苦難她已嘗盡。爲了沒飯吃，沒錢醫，就送了她命。窮人的孩子，被有錢有勢的人射上無形的惡毒的箭，無時無刻不在死亡線上掙扎。

「孩子是沒有罪的，救救孩子吧！」

## 被拋棄的五妹

湯森

我至今還忘不了那剛剛出世，爲了經濟壓迫而被拋棄的五妹。

那是一個寒冷的夜裏，月光在河面的冰塊上閃耀，一切都沈睡在朦朧的白光之下。只有一個手中提着油瓶的男人，冒着寒風向城中走去，那便是我的父親。

父親爲什麼半夜裏還要進城去呢？他是去買油點長夜燈的。那時候鄉間很少人家用火油，就是有錢的人家也不大用，大家都點菜油。我家連菜油燈也不輕易點的，只有大人們做夜工的時候才許點着。現在母親快要分娩了，才向隔壁裁縫鋪中借來了一盞燈罩已經打破了的洋燈來。父親拿他幾天的工資，到城中去買火油。

父親是一個做粗工的，一年到頭從不間斷的在田裏工作，一家人只能勉強糊嘴。我們已經有兄妹四人了，生活很成問題。現在母親又要生產了，家中又要多添一口了，父親這一雙手哪能養活這許多嘴巴呢？

母親在牀上呻吟着。清晰的脚步声從雪地上慢慢地走過來。推開門，父親走進來了。

「現在怎樣了呢？」

「難過得很，恐怕就在今晚了吧！」母親無力地痛苦地回答着，雙手按着腹部，好像一驚動就要生下來似的。

父親爲使母親得到一點溫暖，把乾柴堆在地上，點起火來。烟霧充滿全室，寒冷一點也沒有減退，寒風還從蘆柴壁中偷襲進來。不懂事的我們吵着，鬧着，哭着，喊着冷。父親立刻跑過來哄我們：「明天買大餅來吃，不要吵！」但是我們仍吵個不休。

「爸爸！我冷呢！」

「有沒有冷飯？」二弟從被窩中出來拿冷飯吃。

父親在我們身上加蓋了一件破棉衣。妹妹們先睡着了。只有年齡較長的我，老是睡不着。母親臉色蒼白，神志昏迷，無力的躺在牀上，父親默默的坐在甕旁。

從父親母親的嘴裏，我知道他們對將出世的小寶寶，早就有了怨恨。母親一懷孕，病就跟着來了，燒飯，煮菜，洗衣服一類事，也沒有精神去做。父親爲了使我們不受飢餓，老早就息工回來煮飯，有時非但被老闆責罵，還要扣去工資。父親一天到晚忙不過來，老是愁眉不展，有時爲了一點小事，便要同母親相罵。

母親發出了拖長的沈重的呻吟聲，無力的呼吸着，嘴裏吐着白沫，眼中流出淚水，經過幾陣疼痛，孩子終於呱呱墜地了。

母親蹲了起來，看着血紅的，四肢細小的嬰孩，面上現出一點喜色。一會兒，又歎息着說：「女的呀，又是女的。你走錯了路，瞎了眼睛，爲什麼到我們窮人家來呢？爲什麼不到有錢的人家去做小姐呢？」

室中開始沈靜了。隔了好一會，母親才問：「留了嗎？怎麼辦呢？」

父親悲傷的面孔上沒有反應。

「爲了顧全大家的衣食，」母親說，「還是拋了吧，免得全家人餓死。」

「哦，哦！」父親含着淚把五妹帶出去了。這時，屋子裏只有母親的啜泣聲。我的枕頭上淌滿了淚水。

## 田被七老爺搶去了

趙定元

遠處彎彎曲曲的田埂上走過來一個人，穿着件黑色的長袍，拿着把黑洋布傘。他直走到我家門口，竟自走了進去。我瞧見了他的面孔：老鼠眼、鷹嘴鼻、八字鬚，樣子就怪令人討厭的。我轉念一想，這個人來我家，也許有什麼事情，就跟他走回家裏。

父親剛從田裏回來，他正在整理農具，一看見那個人，他就說：

「七老爺！你老人家有什麼事呀？」父親臉色變了；從他那發抖的聲音，可以曉得他心裏很慌張。我也着了慌，七老爺不就是父親說的那個東鎮的七老爺麼？去年他把王老叔的田搶去了，硬說是他的。王老叔如今還在獄中哩！唉！他闖上門來總不是好事情……我不敢再想下去，偷偷的看他的身子搖搖擺擺的坐在凳子上，翹起了腳，鼻子裏哼哼的冷笑着，嘴裏不住的吸着旱煙；藍色的煙一陣陣的昇起來。他不時輕輕的咳幾聲嗽。

「我來問你，我的田你幾年不給租了？……」七老爺板着臉；眼光閃閃的望着我父親；經過了好久，才說出上面的一句話。

「七老爺！你老人家記錯啦！我的田是整整下了三年苦工向李大買的呢！那年不是和你老人家幫了一年長工；趙家我也和他做個夜工呢！爲買這幾塊田，我還吐過血啦！……寫契約的那天，我還請你老人家吃過一餐粗飯。……你老人家記錯了！……」父親勉強裝着笑臉說。

「放屁！……你的田是向李大買的？哼！……這村子上的田哪一塊不是我的！……真是窮人出鬼計！」七老爺立刻跳起來，眼睛裏閃出兇惡的光。

「七老爺！你老人家記錯了啦！……」父親帶着哀求的聲調解釋着。

「你還賴！你還賴！……」七老爺指着我父親的鼻尖。「你什麼時候請我吃過飯！……」他的話立刻低下來，像是說不下去的樣子；但立刻又兇惡的大喊起來：「窮人出鬼計！真是窮人出鬼計！……這幾塊田是你的，……明天到縣裏去看我的利害！明天到縣裏去看我的利害！……」七老爺用旱煙袋在桌上使勁的打了一下，口裏大聲威嚇着，跑出去了。

父親差不多要哭了，眼睛通紅的在那裏呆立着。媽媽從裏面走出來，臉上滿是淚痕。這一番話她在門邊全偷聽見了。

「爺！你打算怎麼樣？……」母親問。

父親在屋子裏打着圈子，他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忽然他把拳頭在桌子上狠命的一捶，發狂似的喊着：「老子死了就算了！和他拚！……打官司就打官司！死了就算了！老子累了這一生，這塊田不能白送給你這狗肺狼心的

東西！」父親的臉氣得通紅了。

第三天，縣裏來傳我父親到案。家裏立刻顯得不安起來，母親只是哭，哭得眼睛腫成桃子樣。

「喂！人家七老爺拿了一大口袋票子去告你爺啦！準輸了！你們爺準輸了！……」大狗子特地來告訴我們。水生也說：「前回七老爺不是拿了一大口袋票子去告王老叔，王老叔就輸了！你們爺怕也拼不過他！」我聽了哭了出來。

隔了幾天，父親回來了，他臉瘦了大半，並且滿臉是泥，好像兩天沒有洗臉一樣。「爺怎樣啦？……我還沒有問完，父親一巴掌打在我臉上，我臉熱辣辣的痛起來。父親看也不看我，只是發狂似的大喊着：「如今世界沒天理了！那幾塊田哪個不曉得是我自己的力買來的！……什麼狗縣長！看了幾張臭票子！……就把田判給這惡霸！……」父親喉嚨都喊啞了，母親哭倒在地上，我的淚也湧出來。父親把眼瞪得大大的，同瘋了一樣。

這件事過去兩年了，但我覺得還是像昨天發生的一樣。每當我父親唉聲歎氣發誓要把田收回時，這幕悲劇便在我的眼前重演了。

## 父親的黑禮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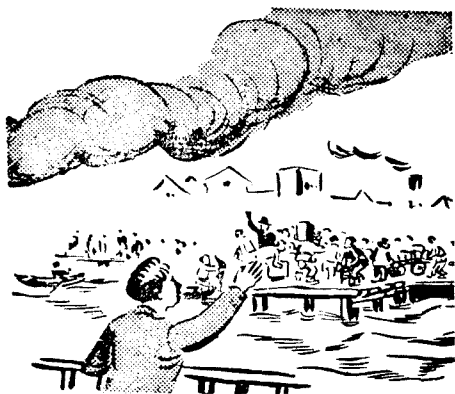
呂儉材

暑假期滿，我告訴父親明天我要上學去。

父親說：「聽說這幾天來沙壩嶺有土匪出沒，這條路走不得了。」我躊躇了一會說：「他們不會劫我的呀！我沒有什麼給他們劫。」父親雖然點了幾下頭，承認自己不是富翁，但終是不放心。過了一會，他很小聲的說：「不行！還是由賓亨到江積搭船去比較安全，明天我也要去賓亨趕市，我們可以一道走。」於是就這麼決定了。

第二天，父親起得特別早，天剛亮就叫了我起來，他已把早餐弄好了。我們就吃飯。這餐飯的菜比平時好得多，他叫我多吃些，因為路遠，怕我挨餓。





到賓享時候還早，離搭船時間還有一個鐘頭，到船碼頭只有幾里路程，反正趕得及，我們便在一家熟識的店鋪休息。父親坐下來還不到十分鐘便又站起來說：「我去買些東西給你，你不要亂走動。」我暗笑他太迂了，我已經十八歲了，還當我是小孩子似的。

過了一會，他抱着幾個梨子回來了，小心地放在我的皮箱裏。跟我說：「現在天氣熱，在船上可以吃梨子解渴。」坐了一會，搭船時間到了，我說要走了，他躊躇了一會說：「阿材！我送你上船去。」我叫他不要去，他說一定要去，我竭力的勸阻都無效，只好由他一同去。

到達碼頭時，已經有很多人在那裏等候着了。我和父親也在那裏休息。他對我說：「要勤力讀書，學會做人做事。能够讀書是不容易的，尤其是近年來生意又不好，常常要虧本。」聽到這裏，我覺得很難過。

一聲汽笛，輪船來了。碼頭上的人擁擠起來了，我和父親也向人叢裏擠着，父親是個高個子，自然很容易鑽到船上去，他很快的替我買了票。在船艙裏占了一個好的坐位，把皮箱放在我的身旁，脫下他的黑禮帽，抹抹額上的汗說：「在船上要小心些，在學校要保重身體，勤力讀書，學做人做事。」剛說完，一聲汽笛響，船就要開了。他又很匆忙的說：「船上要小心些！」便往艙口鑽出去。走不上幾步又轉過頭來說：「到後寫信來。」我答應着，心裏很有點異樣，只望着他那黑禮帽往人叢裏鑽。船一開搭客都坐定了，只有我走到艙口去，再去望一眼碼頭上黑禮帽的影子。他還在向我招手，船漸漸的去遠了，我的湧滿了眼眶的淚流下來了。

近幾年來因為家庭經濟困苦，家裏的生活費用和我的讀書費都由父親一個人經營些小生意來供給。因為通貨膨脹，他那小生意很難支持。所以他額上的皺紋一天一天的多起來，眼眶也深得可怕。當我做功課想偷一點兒懶的時候，一想起他那黑禮帽的影子，馬上就又振作精神了。

# 地震

趙雁翼

我家堂屋的壁上，有一軸掛了十幾年的畫。這軸畫雖然被長時間的香煙火氣給燻得發黃了。可是那上面的圖形和題識，依然很分明。畫正中是個赤面長髯的戎裝古人，微皺着眉頭，攤開一部大書在燈下看，神采十分威嚴。背後站着個毛臉醜漢，兩手扶一把月牙大砍刀，眼睛圓彪彪的睜着，彷彿跟誰生氣似的。題識是一首七絕：「寒星默默靜夜幽，秉燭何人讀春秋？大義彪炳照青史，贏得千古慕君侯。」落款是「童子趙全祿敬題」。

每當我凝神來看這軸畫的時候，腦子裏便浮起一個親切的面影——圓圓的臉兒，配着水也似的一雙眼睛。頭頂著着一圈齊整的短髮，烏油油的發亮，看過去又斌媚，又靈敏。這便是我十年前死了的哥哥。這詩和畫都是他生前的手筆。

記得我剛懂事的時候，我那哥哥也只八九歲光景。可是他早已成爲全鎮聞名的「小才子」了。誰不知道趙家的孩子，在七歲上便會看三國，能畫出八個胳膊的馬祖爺。八九歲的當兒，作出來的文章，據說張貢爺見了都伸舌頭。

那時候，我們鎮上雖也設得有一所學校。但人們說：這種「洋學堂」把好人家的子弟都教壞了。所以去讀的人很少。因此我哥哥的功課，是由祖父親自教的。他所讀的書，當然完全是四書五經之類，反正我一句都聽不懂。但他看起來，彷彿有無窮的趣味。他能成天的拿着一本線裝舊書，悠閒的一頁一頁的湊在眼睛前面翻。有時候，我強奪了他的書，逼他和我去玩。他總是柔和的央求着說：

「好弟弟！你別攪我，當心把書弄破了。」

「你跟我到外面玩玩去，我纔還給你。」

「你獨個兒玩去吧！書念不熟爺爺要罵的。」

「爺爺從沒有罵過你。」

他扭不過我的一味頑皮，只好敷衍着和我到門外走走。有時看見別的孩子們蹦蹦跳跳，打夥成羣的玩着什麼遊戲，他只站在一邊看。我若要他一同去玩，他就說：「要不得。爺爺說過，這教別人看見笑話。」

每隔三五天，張真爺便拄着拐杖，拿着一根幾尺長的烟管，慢慢的到我家來。他年紀大約六七十歲了；花白的鬚子，翹鬆鬆的，縫縫的眼角上常留着一絲滑稽的淺笑。他來了也不須人招呼，一直走進我哥哥的書房。

「全祿——把你近日的窗課拿來。」他坐下來就說。

哥哥先向他問候過了，然後把寫了的字本，規規矩矩的遞上去。

老頭子全神貫注的看着那劃着紅格的本子，一面用朱筆圈點着，一隻手撐着鬚子，頭輕輕的擺動起來，有時用手指敲着桌沿，鼻子裏哼着什麼，身子也像鐘擺似的晃動了，那樣子十分可笑。

他和祖父父親們談起來，常常不勝惋惜的說：「全祿乃翰苑之才也！惜哉——科舉已廢，不然取青紫如拾芥耳……」這些話我都不懂。

哥哥除了讀書寫字作文章外，他最愛畫畫了。不過祖父不喜歡他搞這個。所以他也就不能像其他功課似的公開練習，只一瞞着大人，偷偷的描摹那小說卷頭的綉像。有一次，他的畫稿本子無意間被祖父發見了，破例的給排喧了一頓。那本描繪得十分精細的圖像，也被祖父沒收了去。從此我就不見哥哥再多畫畫了。

他的小生命，被殘忍的浩劫奪去的那年，還只十一歲。母親爲他哭壞了眼睛，祖父險些瘋狂了。就是張真爺那老頭子，還吊着老淚，到他墳上哭來着。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一個初夏的早晨，雄鷄正唱着最後的報曉歌。黎明的曙光，漸漸透入窗紙來。我和哥哥一同睡在祖父的炕上——因爲我愛我的哥哥，而且睡在一處，他會講好聽的故事我聽，還教給我吟詩，直到現在，我還背得出那時學會的幾首唐詩——這時我們都沈沈的迷戀在甜蜜的夢境裏。

突然炕上起了一陣動搖，把我們從熟睡中一齊驚醒。只聽見房子噦噦格格亂響，梁間的灰塵也被震落下來。我和哥哥都驚得呆了，都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只聽得祖父喊道：

「地震了！地震了！快跑出去吧！危險啊！……」  
我們被嚇呆了，誰都沒有跑。就是祖父自己也仍舊躺着。這動搖沒有幾秒鐘便停止了。外面傳來嘈雜的人聲和犬吠。

「怎麼了？爺爺。」我這一問才把祖父驚醒了。他慌忙的翻起身來，一面穿衣服，一面連連催我們：  
「快起來吧！是地震啊！——唉！怎麼不聽話呢！快……」

祖父剛說到這裏，突然又起了一陣轟隆隆的怪響，像狂風似的從遠處推過來。立即劇烈的動搖又起了。只見房子忽前忽後的亂晃着。炕面彷彿像鐵輪馬車飛馳在坎坷的石頭路上似的，將我們劇烈的顛簸着。屋裏迷漫了黑灰。祖父撲過來想拉起我們，陡地「嗑噠」一聲震天的巨響，屋子終於坍倒了。我驚叫一聲，眼前一黑，便什麼都不見了。

當我回復了意識，掙扎着從斷木亂瓦裏伸出頭來。啊！全鎮的房屋，同時毀了。沸騰的人聲，夾着雞犬的狂叫，亂雜雜的混成一片。我正驚怖的看着，猛見一個滿臉血污的人，踉蹌的撲過來，把我從磚瓦堆裏拖出來。看時正是祖父，他額角上澀兀自流着紫血。他失措的把我抱起就走，那血便點點的滴到我身上來。  
一處較空的地上，母親躺在那裏呻吟。舅母和大表兄，慌腳慌手的把壓壞腿的父親擡出來。

「你們快來吧！尋尋全祿吧！唉！全祿啊！快些吧！……」

祖父把我放下，瘋狂的喊，揮着他的血手，又奔過那邊去了。舅母和大表兄也忙跟過去幫着找人。我這才感到腰下很疼。

一會兒，祖父哭着走過來，懷裏抱着一個發軟的屍體。那圈原來烏黑而整齊的頭髮，這時像草一樣的亂，而且沾滿了灰土。那雙水似的眼睛也緊閉着了。鼻孔和嘴裏還滴着血珠。我親愛的哥哥便這樣慘死了。

事後祖父從亂書堆裏檢出了那幅畫。交給紙鋪中裱了出來，懸在重新建起的堂屋正中央的壁上。每當我凝神看這畫的時候，腦子裏便浮起那張親切的面影來。

# 游泳

協萊

我十歲的那年，一個夏天的黃昏。晴朗的天空裏佈滿着萬道雲霞，地面上的熱氣一陣陣地往上湧。我由學校回家，累得滿身大汗。半路上恰巧碰着好同伴文官。我高興地問他：「天氣這樣熱，去游泳好嗎？」他說：「去是去好了，只怕媽今天會去河邊查我。」我說：「前次是有人告訴你媽的，今天一定不會出亂子的。」於是他答應了。我們便手挽着手，走向河邊去。

去年的夏天我就和文官一同去學習游泳了。我對游泳非常有興趣，所以我學習的進步也比誰都快。我對文官說：「今天我要渡過河到對岸給你看。」他笑了一下，意思是說：「請你不要吹牛。」的確，河水很急，闊有三十多米，只有年青力壯的能够渡過去。

文官說起前次他被媽查出他在河邊游泳，給着實鞭打了一頓，這次可要小心點。我笑他膽子太小了。我是被打罵慣了的，覺得不算什麼一回事；如果真碰見什麼熟人，那也只有挨打。

事情真的不湊巧，快到河邊的時候。碰到我三叔挑着水來了。我躲避不及，只好硬着頭皮走過去。可喜的是他並沒有講什麼。我告訴他我們到河邊拾石子去。他只說要早點回去。他走後我們就一點懼怕也沒有了。

小河裏沒有別的人在游泳。砰！砰！水面起了兩個大浪花，我們就像一對小鴨子似的在河面上游來游去。我在前，文官在後追趕着。文官說我的功夫不如他。我當然滿不高興，就問他說：「你行，你能渡過對岸嗎？」他說：「你不是和我一樣。」他說着潛到水面去，要拉我的腳。不料他自己的腳倒被石頭碰痛了，就一隻手捉着腳，一邊嚷着跑上岸去了。

水裏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我想文官太小看我了，他說我渡不到對岸。雖然我沒有渡過對岸的氣力，可是我有那個膽量。我一定要冒險渡給他看。我於是用了最大的力，小心的向對岸游，在中途覺得力量不及了，我就用仰

游繼續向前游。

我成功了，終於到了對岸。我疲倦地躺在沙灘上。我非常興奮，慶幸着自己的成功。文官在對岸高呼的聲音傳進我的耳朵裏，我沒有理他。一年來我游泳所盼望的是什麼？我時常聽年青力壯的人們說：「游過對岸去！」覺得非常羨慕，如今我也可以跟他們一樣地游到對岸了。我現在可以不羨慕他們了！

等我精神恢復了站起來的時候。文官已不在對岸了，他不知什麼時候偷偷回去了。正在驚疑的當兒，我看見我母親和姊姊匆匆忙忙從河岸上走下來。大概是三叔告訴了母親了。我不覺大吃一驚。這時候已來不及逃脫，我只好躲在蘆葦叢裏，等母親回去後再游回來。

母親到了河邊上，起先大聲的叫罵着，什麼「不聽話的孩子呀！」「該死的孩子呀！」等到她看見岸上沒有人，不覺發起慌來。「牧青，牧青，」母親發狂地叫着。

她們在對岸的蘆葦叢裏尋找。越尋越着急，看她們驚惶失措，終於發見我的衣服還在岸邊，於是大叫起來：「牧青，衣服還在這裏。啊，我的孩子呢！」母親的聲音越尖厲，我越是不敢出來。母親不會想到我會躲在對岸的。我的年齡和體力都沒有游過對岸的可能，所以她不向對岸叫喚。

天漸漸地黑下去了，母親還是不斷的狂叫，她的聲音已經啞了。終於聽到爸爸的喊聲，我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他們一聽到我的哭聲，都大聲地喊了出來：「他在那裏。」

父親是善於游泳的，他常鼓勵我游泳。但我每一次去游泳，母親知道了總會鞭打我。我聽見父親在喊：「牧青，慢慢地游過來，不要慌張。」也許他以為我能游到對岸，一定也有把握游回去的，所以他想不到來幫助我。可是我來時的勇氣已被恐怖全部打消了。我全身發抖着，我害怕再冒一次險，游回對岸去。

在河中央，我險些兒被水推下去了。虧得父親下水來救我，我嘴裏湧進了好幾口水。母親看着這危險的樣子，跪在地上昏倒了。回到對岸，母親吐了口氣對我說：「你嚇得我要死啊！」母親慈愛的眼睛裏充滿着淚水，她撫摸着，替我穿上衣服。原來母親她們起先以為我淹死在水裏了。

# 我放了一隻小鳥

文寶光

七年前，我們全家因為戰事，疏散在離昆明十五里左右的龍院村。在那裏，我消磨了我寶貴的童年，並且在我心坎上，第一次刻上了一條陰暗的影子。

我們的樓上，住着一個房主人的親戚，他是一個四五十歲做小生意的人。平時我很少和他接觸，也從沒有喊過他一聲。但是我覺得他十分的孤零寂寞，他養着一隻小鳥，這可以說是他唯一的伴侶了。他天天把小鳥掛在屋裏，獨個兒去做生意。

有一天雨下得很大，他沒有出去做生意，傍晚天才晴起來。我在河邊站着，看河裏的黃泥水在流動。他提着鳥籠向我走來。我看着那籠子裏正在叫着的小鳥。他把籠子放在我面前，對我說：「噫！你給我瞧着一下，我去拿把米來給他吃，好好的；等會兒我給你糖吃！」我並不想吃糖，可是想仔細的看一看這隻小鳥，因此很高興的答應了。我蹲在籠旁看着，他咳着嗽走回去了。

這隻小鳥，有着灰色的羽毛，黃色的尾巴，嫩紅色的腳爪，牠活潑的跳躍着，叫着。籠子小巧玲瓏，裏面有四隻小瓷杯兒。我想用手去撫摩一下這可愛的小鳥，但是手伸不進去。我忽然聽到樹上也有幾隻小鳥在叫。我想要是籠裏的小鳥放出來，牠一定快樂的，牠會站在我的手上，招呼樹上的同伴。於是我找着了籠子的門，用力往上一拉。只聽得「撲撲」的一聲響，籠裏的小鳥已經飛上樹去了。我急忙望樹上找。那個人拖着鞋子，左手握着一把米，右手提着一支長煙管，慢慢的來了。我心卜卜的跳，正着急的時候，他已經站在我面前了。他立刻提起鳥籠來一看，問：「你把牠放了嗎？」「唔！」我用鼻音回答他，同時擡起頭來。我從沒有看見他如此的兇惡，長長的鬚子，身上穿了一大疊衣裳，卻露着露出了骨頭的胸膛，張開了一小條縫的嘴微微的顫動着。我全身抖着，他用煙管打我，我也不動。他把米拋在我腳上，我嚇得一面哭，一面沒命的往家裏跑，只聽得他還在背後罵

我。回到家裏母親和祖父問我怎麼了。我哭了半天，才嗚咽的說：「我放了一隻鳥。」「哪個的？」母親和祖父一起問。「樓上那家的。」我說。母親抱起了我，我的心纔放寬了。不一會，那個人來了，他對祖父說了一大陣話。祖父只是說我不乖，又答應說等下回進城去買一隻來還他。母親沒有說什麼，只是輕輕的拍着我的背，把我送入夢中。

## 瘧疾

袁志輝

前年十月裏。大約因為洗了冷水澡，我犯了瘧疾病。病勢怪利害的，間日要來一次；發作的時候，真冷得無可言喻，蓋了七八層的被還是覺得冷，身子戰抖得會跳起來。

父親母親及弟妹們都圍立在我的牀前。他們的眼睛直視着我，我似乎看見他們的眼眶裏滿含着淚水，他們一定在替我難過，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幫助我。

發冷發了好幾次，我身體瘦了許多。父親到十里以外去請了一位老醫生來替我診病。那位先生挽起我的手，摸了好一會的脈，又在我的頭上摸幾下，隨後便嚕嚕嚕的講了一大串醫學上的話，開了一張方子。

一共吃完了三劑藥，我的病還沒有見鬆一點兒，反而更凶險了些。就是在不發冷發熱的時候，也沒力氣撐起牀來，熟發的時候還說起胡話來了。父親母親更擔憂了，他們恐怕我的病會變症。據說瘧疾變症便難醫好的。他們終日打聽診治的方法，希望能把我診好，但是不願我再吃藥了，因為前次吃的藥並沒有見效。

許多鄰居都來看我。在矇矓之中，我聽得有人在說：「只要用竹煙子將病人打一頓，病勢便要減輕的。因為這個病完全是妖怪作祟，妖怪是怕打的。」我還辨得清這是隔壁嚴七娘的聲音。我想我要受一次痛打了。但是病發作得利害的時候，我也有點相信這個說法。

父親於慌亂中聽到這個話，也毫不加思索的信從了。他用繩子縛了一束竹煙子，大踏步向我的牀直奔過來，



揭開我的被，用竹槓向我亂打。同時嚴七娘在一旁狠狠的罵，她是在咒罵妖怪。我希望我的病真能這樣弄好，所以竭力地忍受那種痛苦。

大概因為我終於受不住痛苦了；猛地一掙扎，從牀上跌了下來。當時我祇覺得右臂麻木了，並不感到別的什麼。他們也沒有管我，把我胡亂抱到牀上睡了。

但是我的病還是利害得很。後來父親在醫局裏買到幾粒西藥吃了，病勢纔漸漸好了。但是我的右臂在那次跌傷了，經過十多次的診治，總不能把我的右臂醫好。

從此，我變成了一個殘廢的人，右手完全沒有用了。無論做什麼事情，我都萬分地感到不方便。我因此時時會記起前年的病來。一記起這件事情，便一定要連想起嚴七娘；但是我知道，她是並沒有含着歹意的。

## 荒唐的經歷

黃步真

四年前，我才念完初中二，爲了繳不起學費而停學在家。剛好伯父所主持的那個小學裏，一位女教員死了，一時物色不到相當的人，便把我拉去湊數。那時我還沒有滿十四歲，個子很小，看過去只像十一二歲的樣子。只爲想多賺幾個錢來貼補家用，也顧不了這些，毅然答應了。

第一課是上初三年級的國語。我和伯父一同站在講臺上，我的身體只比講桌高了一個頭，想想也怪不好意思的，羞得埋下頭去。聽伯父爲我介紹，說我是三都中學的高材生，並教他們別以我年輕而看輕我……在他說話時，我偷偷地將眼光投向最後一排上，正看見兩個年紀至少比我大上兩三歲的學生在扮着鬼臉，手向着我指指點點的。呀，這簡直把我拿來示衆了！伯父一出去，我不得已問：

「已教幾課了？」

「嘻嘻，」一陣笑聲，「先生，嘻嘻嘻，第五課了。」他們嘻嘻的笑，我知道是在嘲笑我，在笑聲中，我彷彿

佛聽見一個女生這樣說：「呸！還沒有我弟弟大哩，真不要臉！」我再也按捺不下去了，於是隨手從壁上摘下一把鷄毛帚，用柄狠狠朝桌面一擊，厲聲喝道：「誰敢再嘻嘻哈哈的！」這一來，教室內一下子變成肅靜了。可是，不久，一個調皮的學生又吹起一聲口哨，其他學生像傳電般也跟着吹起來。我真想哭；但我知道這個場所是不能哭的。只得硬着頭皮，把書一句句講解下去，不管他們聽不聽，一心一意只盼望早些下課。然而，時間好像故意跟我為難一樣，過得異常的慢。好容易等到下課鈴響，我像個被判無期徒刑的囚徒突然被赦似地一溜烟跑出了教室。

上完上午三節課，我像被示了三次衆。這個難堪的刺激，真使我不想食這幾百塊錢了（那時物價還便宜，小學教員每月薪水只三百塊上下）。然而回到家裏，看到祖父愁眉不展的臉，米缸又快要缸底朝天了，思想只好委屈些兒。祖父問我可以教嗎，我點點頭，眼淚差點要流出來了。

此後，我天天硬着頭皮上學校，漸漸和學生們熟悉了。他們很高興和我接近，因為在我面前他們不必拘束。一日上午，為修改幾本作業簿，遲了點回去，剛一跨出辦公室，迎面衝來四個和我年紀不相上下的男學生，一擁上前，要脫我的褲子。我用勁掙脫了他們，逃回家中，氣得哭不出聲來。他們似乎也曉得這回事鬧得太大了，跟着到我家來請罪。我對他們說：「這次你們對我太沒有禮貌了，以後自己要特別尊重一點。」我臉紅了，他們臉也紅了。

這樣混了三個多星期。一天督學來校視察。督學去後，伯父對我說：「督學說你講書還可以，但年紀太小，似乎不能做先生。」不多天，果然一張免職令下來了，從此我走出了這個學校。

現在我又進師範學校來受教育了，我以為學問不夠，將來難為人師。想起以前的一段荒唐的經歷，除掉覺得可笑外，還感到無限的慚愧和不安。

# 土匪來啦

孫熙靖

那是在抗戰以前的事了；我年紀還小，現在已記不清到底是四歲還是五歲。母親帶着姐姐和我從南京回到家鄉——安徽壽縣瓦埠鎮。

在南京的時候，我們就時常接到祖母的信說，鄉下不寧靜，但是母親因為有很久沒有見祖母的面，很想念她，便帶着我們回來了。祖母見了我們很驚異的說：「你們怎麼這樣大膽，鄉下亂得很啦！」母親沒有說什麼，我和姐姐笑嘻嘻的站在一旁。

頭幾天，家鄉很平靜，可是過了幾天，街上紛紛傳說土匪要來洗鎮了。鎮上到處都在談論這件事，每個人都顯得非常不安。一到下午，鋪面都關了門，街上便很少看見人行走了。

一天夜半，我在睡夢中被母親搖醒。只聽見街上劈劈拍拍的槍響，和着吶喊聲。我問母親道：「什麼事？」  
「土匪來洗鎮啦，快點穿了衣服起來！」母親的臉色變得蒼白，慌慌張張的給我披上衣裳，那邊牀上，黃大姐——傭人——也在替姐姐穿着衣裳。母親便一手抱着我，一手拉着姐姐，和黃大姐慌張的跑到院子裏。只看見牆外頭街上，火把映得通紅。祖母也起來了，拐着小腳出來，看見我們就道：「怎麼辦？怎麼辦呢？……」

母親道：「黃大姐，你去看大門上緊沒有？……」

正說着，外面有人在猛烈地撞起大門來：「開門，開門，不開就打進去……」

祖母嚇得不住的唸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救苦救……」

忽然鎮公所那邊槍聲響得很密，中間夾着咒罵聲。接着便聽見門口一片雜亂的脚步聲和叫聲，外邊的人向着鎮公所跑過去了。

鎮公所和我們只隔幾間鋪面。那些鎮丁們提着槍爬上房子向外面射擊起來，流彈呼呼的從屋面飛過，只聽見

一片劈劈拍拍的槍響和吶喊：「搶劉丙三呀，搶王星海……」

我們一家人嚇做了一團，母親焦急的說：「怎辦呀？沒地方躲呀……」祖母還是不住的唸佛。

大門又被撞了幾次，都沒有撞開。天快亮了，街上槍聲和吼聲才漸漸的低下去。

土匪退走了。我們鬆了一口氣。祖母說：「謝天謝地。哎喲，作孽，不曉得又打死了多少人……」

天大亮了，街上沒有什麼動靜了，只有一些被打傷的走不動的人，在發出呻吟。有人在門外叫：「沒事了，沒事了。」

大家方纔把門打開，伸頭出去望望，見真沒事了，才踱到街上看那些被打死的土匪。

中午時分，黃大姐出去看了回來說，打死了一二百人，遭搶的都是那些有錢的，窮人一家都沒有被搶，這些死屍都要擡到荒地去了。荒地上挖了一個大土坑，很多人都去看。我聽了也吵着要黃大姐帶我去看，她便抱着我去了。

荒地下的土坑邊已圍滿了人，大家都在談着昨晚的事。七八個鎮丁在拋着屍體，一具一具的死屍被拋進了土坑。那些死了的土匪在我的想像中一定是非常怕人的。但我看了卻並不怕，他們和普通鄉下人一樣，穿着破爛的衣裳，臉孔焦黃，每具屍體上都有一大片血跡。

忽然有人道：「你看，死屍裏面還有人在哼喲！」

真的，有好多重傷輕傷的都被擡來了。他們不斷的呻吟，有的哭着哀求鎮丁道：「老爺，饒我吧，我不是土匪呀，嗚喲！」

「媽的，管你是不是，誰叫你跟着來。」鎮丁惡狠狠的說，隨着一個受傷的身體拋進土坑去。

有人搖着頭說：「活生生的啦，真够慘……」

鎮丁狠狠的盯了說話的一眼，說話的人便住了口。我當時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他們要搶人？為什麼他們專搶有錢的？為什麼鎮丁把活人也丟進土坑活埋？為什麼他們搶了人還說自己不是土匪？這些都好像謎一樣，我也想不通。當然，我現在回想起來，我再不會覺得這些是謎了。

# 暴風雨

李接聲

一個悶熱的晚上，大家都在乘涼，不知不覺，天氣突然的惡化了。大風刮起來了，電光閃了，雷聲也響了。在教室裏上晚自習的幾個同學都不能靜下來了。

一會兒，大風大雨衝進屋子裏來了。幾盞油燈一下都吹滅了。我們好像籠子裏的小鳥，赤裸裸的受着無情風雨的猛襲。

窗戶擊碰着，發出可怕的聲音；門也不斷的來回閉閉着。外面是一忽兒雪亮，一忽兒墨黑的世界，亮的時候好像刀光在閃爍，暗的時候又好像是可怕的地獄。

幾個同學跑到門背後用力把門抵住。雨更大了，風也更兇了，雨從門縫裏鑽進來，淋在他們身上。雷聲更響了，電光閃得更密了，好像天崩地坍就在這一剎那間了。

「喂！同學們！風雨這麼大，我們還是下山去吧！」一個同學說。

「何必找死呢，」有人反對。「觸了電纜不合算，還不如等一下……」

「不，我們的教室在高山頂上，是當風的，最好……」那同學還沒說完，就被另一個同學止住了，「不要說了。」

大家靜了下來，都非常害怕，但是誰也不敢走。我想躲到桌子下面去。我告訴一個同學，要他和我一同躲。他卻對我說，「不要大驚小怪的。」

我獨自悄悄的鑽到桌子下面，靜靜的待着。這時候，好像房子上的瓦都飛去了，大雨傾盆而下。我們更是焦急了，不由自主的喊着，「天呀！天呀！」忽然轟的一聲，上面所有的東西都壓下來了。

我立刻覺得身上受了痛苦的打擊，張開眼來，只見閃爍的電光……我纔明白，房子已經倒下來了。我想跑，

可是不知什麼東西壓住了我的脚。我想翻身，卻有些樑木瓦礫壓在我身上，轉動不得。我聽見轟轟的雷聲，沙沙的雨聲，中間夾着一陣陣微弱的痛苦的呼聲，我知道有同學受了傷。我喚他們，他們只叫：「快啊！救命啊……」可是我卻沒有力量救他們，我只有同樣的高聲喊着救命。

約莫十分鐘之後，有幾個人打着雨傘，燃着火把走上山來了。我們就更大聲的叫喊。他們趕上來將我拉了起來，問我能不能走？我沒有回答就跑了，不顧風雨的打擊，不管路途的高低和泥濘，飛快的往山下奔。不一會，我的頭碰了壁，順着牆摸到了一扇門。我用力的打門，喊着，「開門啊，救命啊！」出來開門的是個女傭人。我看見了她就說：「請快點……借件衣服。」

「慌啥子，雷只打壞人，只打妖精……」

「別嘈囉了，讓我避一避雨，借件衣服吧。」

「要衣服做啥子？」

「換……」

「…………」她慢吞吞的走到牀邊。

「喂！快點囉！做好事吧！」

她從牀上拿了件爛衣服給我，說：「要還給我的喲！」

「放心就是了！」

我換了衣服，膽子就大了，就順着牆摸到了先生宿舍裏。方纔從教室裏逃回來的同學也在那裏。他們渾身濕淋淋的，好像剛從水裏撈起來的小雞一樣，在瑟瑟地顫抖，又打着呵欠。我雖然換了衣服，身上的肉仍舊在跳。我把牙齒咬得緊緊地，生怕心也會從嘴裏跳出來。

他們看見了我，倉皇的臉色立刻就變為喜歡。他們問我怎樣逃出來的。幾個女同學在替受傷的同學敷傷口。不一會兒，一位女同學手裏拿了幾件衣服，分給受難的同學。

充當護士的女同學，問我何處受了傷。我指給她看了，她細心的給我上了些藥，囑咐我好好去休息。正在這

時候，忽然來了一個男同學，他很慌張的說：「先生！那裏面還有幾個同學被壓着！」  
先生連忙叫了工友，拿着雨傘，就上山去了，我也跟在後面。一位同學拉住我說：「接聲！你不要去，休息一下吧！」我沒肯聽他。

雨小了，同學們高擎着火把，走在前頭。路好像比我跑下來的時候要長得多，崎嶇得多了。但我不知道逃下來的時候，爲什麼那樣的容易，那樣的快。

到了那個倒塌房子的地方，李先生說：大家都仔細的翻，仔細的看。在火光中，我看見我方纔躲的桌子已經碎了。我仍然活着，真太幸運了！

## 我們又做了好朋友

劉鳴

「小劉，來呀！教室裏有人在等着你呢。」同學B君從操場角裏那座門邊探進頭來，向正在拍着皮球的我招了招手。

我揀起皮球，摸了摸腦袋，有點莫明其妙，心裏想這又是啥子事啊？B就專會耍花樣，要不又拿我來尋開心吧？沈思了一會，終於把皮球裝進了衣袋，低着頭跟他往教室走。遠遠的，我就看見一夥人死命的拖住張一德，那光禿禿的胖子。哼！怪不得，原來他們把老張也給抓來了。能怎麼樣？我就偏不開口。跑嗎？那我倒不肯幹。不信他們就會把我怎麼樣？而且，B跟小楊也合不來啊。真是多管閒事。

張一德被他們推過來了，我突然發覺另外好幾個同學合在B一起拉住了我的衣領。我掙扎了一下，可是掙不脫。糟糕，張一德離我又近了些，怎麼那樣不中用，用點力不就掙脫了？這小子鬚子都掙紅了，真沒出息。

「我說，張一德應該先開口。叫哪！劉——鳴。」小楊說。討厭！

「他還不開口呢！我看非實行強迫不可了。來，打他。」B喊起來了。

「對呀！打他們。不信他們就不開口。」又是小楊。鬼東西，他準是願意跟B好起來了。這樣子對吹對打的，好不害羞；我正這麼想着，B卻又嘆了一聲：

「劉鳴也得叫呀！叫呀！張——！——德。」

真夠人惡心的。他還裝腔作勢呢。我簡直想開口大罵了。

「我說：讓他倆一起兒開口。來，聽口令，一——二——三！」

「還不開口哪！讓我來喊口令，一……」

「一——二——三！」

但是我們兩個人都仍舊不肯開口。這多麼難為情哪！當着好多同學要我們開口說話。我們已有一個多月誰也不理誰了啊。

他們鬧得真厲害，張一德那小子就淌眼淚了啊。我可不喜歡哭，雖然也很不好受。一個月以前，我們兩個人不是十分要好嗎？上課的時候就擠在一起，不管自家本來該坐在哪裏。下課了，一塊兒往外跑。家裏人尋不見我，那準在張一德處。可是，可是後來呢。有一天，張一德不肯把筆記本借我看，當時我就惱了，把胸膛一拍，就說：「好吧！咱們算是交情盡了。」我扭過頭就走。第二天就誰也不肯理誰了。本來麼，我們還應該是好朋友啊。

突然有了這樣一個念頭，就後悔起先不該跟張一德鬧了。真是的，張一德不是很好的孩子嗎？往常，我有不會演的數學題，全得他講給我聽的呢。自然，我也給他講過別的功課的。我們兩個都能夠得到益處，都覺得很快活。然而現在呢？

「說呀！」





「一——二——三！」

我鼓足了勇氣，把眼睛不經意的向張一德望了望，他也正在望着我呢。於是，我橫了心，低聲叫道：「張……但是，立刻就覺得怪不好意思的。」

「哈哈……」一陣鬨笑。緊接着，又有甚麼人在喊，把小楊跟B也扯住啊。

小楊跟B拔脚就跑，同學們發狂似的趕了上去。留下來的是張一德跟我。

我們兩個羞紅了臉，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彷彿用眼睛射出了求恕的話語，又彷彿剛經了一場大戰似的激動。這以後，我們又做了好朋友。

## 助學運動在我們校中

張默

上海和北平一帶助學運動的消息傳到了昆明。我們學校每個同學的心都劇烈的跳了。我們爭搶着通訊看，甚至吵了起來。最後只得由一個同學大聲宣讀。大家豎直了耳朵留心的聽着，臉上閃耀着興奮的光。

「昆明爲什麼不展開？」通訊未念完，一個同學大聲的問。

「是啊！」大家給他提醒了。

於是跑到學生會辦公室去詢問。你一句我一句的，弄得學生會負責人不知所措。一會兒聽到昆明的助學運動因某種關係，最近不能展開的消息，大家都忍不住的發火了。這股怒氣壓抑在我們的心底。我們變得無心上課，筆記本上邊也給寫上了許多助學運動的標語。

終於，十月二十五日那天，我們接到學聯的通知說，下月一號，助學運動便可以正式展開。聽到了這消息，全校陷入狂歡的狀態中，下午無形中便停了課，開始做籌備工作。除了幹事們開會討論辦法外，其餘的人也三組一組，五個一羣的，私下商量工作該如何進行，怎麼才能使成績比別人出色。

晚上，我們開了一個全體大會，當場有同學提議募捐。立刻就有一個工友捐了十萬塊錢。他走上臺去講道：「真對不起同學，我不能多捐幾文，因為上月份的薪水現在還沒有發下。但是我希望能盡量的幫助貧窮的同學。」他的話好像是一個火種，燃着了每個同學的血液。立刻，一大羣同學跑到主席臺面前爭着捐出了他們的東西，有鋼筆，有手表，有項鍊，也有衣服，鞋子，鉛筆，墨水……後來主席也脫下了禦寒的大衣捐了出來。會場裏的情緒更熱烈了。大家叫喊，鼓掌，拋東西，有幾個同學跑上臺叫道：「我們沒有錢，也沒有東西可捐，但我們自信，我們能捐出十噸力氣！」

第二天起來時，便見各處都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標語廣告，在那兒有同學賣助學糖，助學糕，助學粥……一切義賣品上都寫有助學兩個字。

食堂邊擺着各種攤子，掛着各種好笑的對子，像：「拿起書本是好學生，拿起鍋鏟是好廚師。」幾個同學捲着袖子，圍了塊白布，忙着照顧客人。

井邊，代替了洗衣婆的是一羣女同學。她們正在用力的洗着，補着。一塊紅招牌上寫着：「要洗補衣服的，請拿來，爲了助學，三千一套，乾淨整齊。」此外各種書攤，雜貨攤，到處都是。不知底細的人看了，一定懷疑這是市場了。

附近的村子裏，可以看到一些同學去替農民割穀子，堆穀堆。晚上，還去耍獅子。只要能找得到錢的工作我們都做。沒有一個人閑着，因此，這一日之內竟捐得四千多萬。

## 于老師的血臉

余樂年

那天早晨，我同哥哥上學去，剛跨出門口，就聽見有人在感歎連聲的說：「大學生在監牢裏自殺，這世界真是無奇不有！……」我的心裏突然發生一陣陰森森的感覺，可是我又不肯想下去！于老師同他的三位同學不是前

幾天被捉去坐牢了嗎？

我拉着哥哥急忙忙的走到關帝廟前去看壁報，那裏已經擠滿了人，大家都悶聲不響的在看報，我也就擠了進去。還沒有擠到最裏面，我看見報紙上的一個標題了——「于子三畏罪自殺……」我心裏一陣說不出的難過，差一點叫了出來，我又連忙擠出來，拉着哥哥就走。走了十多步路，我們幾乎同時叫了出來：「于老師死了！」

我很想回家去，因為心裏太難過，在學校裏怎樣坐得住聽講呢？但是回家去媽媽一定要說我的。我還是勉強到學校去吧。一路上，我和哥哥都不曾說一句話，不知道哥哥在想些什麼。我一會兒想到暑假裏于老師教我們讀英文的熱心的情形，他戴着一副闊邊的眼鏡，眼睛流露着和藹的光輝，臉龐是瘦瘦的，頭髮總是蓬蓬鬆鬆的。我以為那蓬鬆的頭髮正表示出他的勤勞刻苦的生活態度，遠比有些梳得油光光的可愛。他常穿的襯衣，領邊上都是已經擦得毛毛的……

一會兒我又想到他黑夜裏回大學去，我們要送他，他連連阻止我們，要我們早點回去睡。他的長長的背影很快的在一好，明晚上再會吧！」的聲音裏消逝了……

我又想到他有時候也會不快活。他同我們說起他的求學經過，還有他的家鄉的情形。他說他是北方人，但是北方現在還在打仗，所以他很多年沒有回去了，最近還是回不去。他很想回去一次，看看家裏人是不是都好。他說，明年暑假他一定要回去了，因為他那時候大學可以畢業了……想到這裏，我好像看到他站在我前面，我怕眼淚要掉下來了，連忙把念頭轉到另外的事情上去。但是纔一會兒，我又想到于老師了。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樣可愛的人會在監牢裏自殺。我一直想不清楚。于老師這樣聰明的大學生竟會自殺，這世界真太慘了！

這一個上午，我就沒有聽清楚一句書。下午，我對母親說頭痛得很，不去學校了。我同哥哥都沒有把于老師死了的消息告訴母親。我想母親聽了一定要很難過的，她不是常常對我們說于老師的許多好處嗎？

吃了中飯，過了一會兒，我就偷偷的跑了出去，一直跑進于老師他們的大學裏。我連忙去找到徐先生，問他于老師是怎樣死的。

徐先生苦笑着說：「給玻璃片殺死的……」接着他對我說，他們立刻要集體出發去「探監」——到監獄裏去

看于老師的屍體。我就說，「我可以去嗎？」徐先生看了我一眼，說，「混在我們裏面也够長了，可以去，可以去。」

一點半左右，我跟着他們出發了。大家胸前都佩着一條白紙。隊伍前面是一大幅于老師的遺像，接着有一窻沈何處一四個大字。大家都靜默無聲，跟在遺像後面。

隊伍慢慢的走前去，走前去，快到監獄已經四點多鐘了。隊伍忽然停止不前進了。騎自由車的糾察員回來報告說：「司令部宣布戒嚴，大家靜靜的等一下子，交涉好了再進去……」

又過了半個多鐘點，糾察員才回來報告說，已經交涉好了，但祇允許每五分鐘進去二十個人，所以後面的同學得耐心等一下。很奇怪的，這樣一千多人長的隊伍竟沒有一點吵擾的情緒，大家都沈默着，有的站累了就坐在街邊地上休息。

輪到我們一批進去時，已經上電燈了。到司令部監獄還有很長一段路，大家都跑着趕上去。最後，在黑暗裏走進一條小巷，走完了小巷，又走過一條小石橋。在昏黯的路燈光裏，可以看到小石橋兩面岸上站着的許多武装士兵。這時候前進的速度已經變得很慢，因為快要到目的地了。我心裏重甸甸的很是難受。

沿着一座高高的土牆，轉了一個彎，前面出現一個草棚，裏面是一個靈堂，電燈光很亮，于老師的屍體就在這裏了。離屍體不遠，站着于老師他們大學裏的校長和許多教授們。進去唁吊的人，可以圍繞着于老師的屍體走一圈，看他的遺容。

我還是第一次看見死人，但是我一點沒有害怕的感覺，我簡直不忍離開。我跟着前面的人走了上去，我看到于老師了。呀，好好的一個人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于老師的臉變得更瘦了！兩隻眼睛半睜着，嘴也開着，嘴裏有血流出來，臉龐上也有，喉頭下面戳着一個大洞，頭髮已經給一頂黑帽子戴着，看不見了，身上蓋着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國旗……

走在我前面的幾位女學生嗚嗚的抽咽出聲音來，我禁不住也流了許多眼淚。只一會兒，我就給後面的人輕輕的推了出來。

大家又從另一條小巷裏默默無聲的走了出來。我想于老師的同學們一定也都難受到極點了。在大街上，大家排着隊等後面的人。徐先生問我：「你肚子餓嗎？你媽媽找不到你，怕是急壞了。」我搖搖頭說：「還早，不要緊！」

回來的路上，他們大隊輪流的唱起「團結！團結就是力量」的歌來。記得上次他們在一次遊行中也唱過這支歌。那次是雄壯有力的，這次卻非常悲憤。我也不知不覺同他們一起唱了起來。

到家裏時，母親果然急壞了。但是我沒有告訴母親探監唔吊于老師的事。我祇說在徐先生家裏吃了晚飯，所以回來晚了。晚上，我睡在牀上，于老師可愛的笑容、聲音同他的血臉，一直使我不能睡着。

## 鎮公所的一夜

江鎮中

集賢邨是濱着嘉陵江的一個小鎮。鎮尾，沿着大石板道上去，是一個坡度頗大的山崗。崗頂上，有座由廟宇改成的大房子，那就是鎮公所了。它高高的聳立在崗上，俯視着下面的邨子，就象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一樣。

這小鎮裏是沒有幸福的。那高崗上的大房子裏有多少人在計劃着，忙碌着，和侵蝕着邨民們的血汗。他們怎樣計劃着呢？……大家都不知道，因為除了有事，是誰也不願到那地方去的。

記得在五年前一個初夏傍晚，我和邨中的一個孩子吵嘴，結果兩人便撕打起來。當時兩個年紀都小，本不會誰打傷誰，不幸對方因踢着石子，一交跌倒，頭上撞了個洞，血流不止。我姊姊見了，趕忙來拉開。於是我就成了打人致傷的罪名，他媽叫到鎮公所去，我和姊姊也跟了上去。一到鎮公所，只見裏面亂糟糟，鬧哄哄的。一個穿府綢襯衫，打紅領帶，架銀邊近視眼鏡的人坐在辦公室裏。我知道他就是鎮長——一個販大煙起家的傢伙。不等爸爸——這時爸爸也跟到鎮公所來了——和姊姊分訴，他便說：「刑事犯，關起來再說，除除兇氣。」

十二歲的我，「刑事犯」三字算初次聽到，是否有「兇氣」該除，我自己不知道。當時一個遠房的伯父說我



們不該進來，他家——與我撕打的小孩子——是跟鎮長有某種關係的！我終於被扣了起來，經爸爸的要求，姊姊暫時取保返家，把我安置在「拘留所」側面的一間屋子裏。

天黑下來，除掉一些送飯給關着的奶奶爺爺哥哥弟弟吃的人外，院子裏沒有別的人了。間壁「拘留所」裏的犯人：全是拉來的壯丁，和交不出米糧的農人，他們不分男女老幼，統統被關在一間屋子裏。

我不能入睡，只聽得間壁隱約的談話聲。一個是老婦人沙啞的聲音：「大的被拉去了，幾年來渺無音信，生死不知；小的才讀書哩，年紀還小；人家四五個大的都不拉，唉！有錢有勢……」「還不是，錢，這麼小怎樣驗法？」又一個女人的聲音。「就說我家吧！吃的也沒有了，怎麼交得出錢來。唉……」一個老頭子的聲音。他們互相訴說着自己不幸的遭遇，他們大抵相信命運是注定了的。角落裏時傳出一個青年人痛楚的呻吟。

過了半夜，突然對面「衛兵室」裏傳來了哄笑的声音，所有的人們給驚動了。笑聲過後，院子裏像死似的寂靜，令人恐怖和戰慄；唯有吱吱扭扭大煙的聲音可以隱約聽到。

雄雞西一聲東一聲的從下面廊子裏叫起來了。魚肚色的白雲飄浮在天空裏，是將黎明的時候了。初夏的微風輕輕地拂着人，舒暢而涼爽。我被扳動槍械的聲音驚醒了。一個雄壯的聲音在喊：「天亮時趕到那地方去，不要讓跑掉了。」接着在步伐和槍刺相碰的聲音響下，他們整隊出發了。回來時，太陽已經和藹地照着大地，所裹又帶進了一批人——男的女的，扶拐杖的，細繩子的……一個青年一進門，看見吸着紙煙，舒適地在臺階上曬太陽的鎮長就開罵：「媽的，×鎮長：哪個不知道你是販大煙起家的，×××幾弟兄爲什麼不拉，瞧着吧！」「關起來！」鎮長威武地命令

着。

一會兒，爸爸來說已在找人「疏通」了，他們揚言打傷人事情不小，要我們送他兩千元錢醫藥費才肯了事。兩千元在當時不是一筆小數目。爸爸爲了怕我吃虧，便完全允諾了。

午後一個武裝兵突然要鎖我進去，我又驚怕又奇怪，不是說快釋放了嗎？可是分辯不中用，我被關了起來。只幾分鐘，爸爸來了，交了三百元的開鎖錢才把我放了。大概在這短短的幾分鐘內，我算是除去了「兇氣」了。我不能忘掉這件事情，直到現在；這鎮公所的一夜，在我純潔的心靈上永遠投下黑暗的陰影，像是個噩夢。每當我走過鎮公所門前，看見那門上的「爲民公僕」四個大字，那一夜的景象，就立刻呈現在我的眼前了。

## 學校之圍

大 董

已是好幾年以前的事了。那天是星期日，傍晚，同學們都在校門口散步。幾個路過此地的兵走疲倦了，坐在地上休息。一位年紀還小的同學，不知爲好奇呢什麼，碰了碰一個兵士的槍枝。不料這一碰竟闖下了彌天大禍。「摸摸有啥關係！」那兵士光起火來了：

「你是哪裏來的？」

「看看有啥子關係，光啥子火！」同學也不甘受屈。

「他媽的，小雜種，我光火你怎麼！」那兵士火更大了。

這時人愈聚愈多，那位小同學還想和兵士論理。兵士中有一個班長模樣的人不耐煩了，舉起手槍，朝天放了一發，「砰！」

圍觀的同學們給驚散了，一湧跑進校門裏。那位班長就發出命令：「散開，上膛！」一面差個兵士回去討換

兵，一而把落後的幾個同學押了起來。頃刻之間，校門口被戒嚴起來了，雪亮的刺刀，真使人感到事態的嚴重。校長不在學校裏，負責人便只有訓導主任和軍訓教官兩個人。平日看去很威武的軍訓教官卻不敢出去，倒是訓導主任答應了同學的要求，出去和士兵接洽保釋被押的同學。

但是訓導主任出去後久久不回來。幾個出去探聽消息的同學，也都消失在黑暗中，沒有音訊了。本地的保安隊全趕到了，將全校團團圍住。從窗裏望出去，微弱的路燈下站滿了戴鋼盔的人影；許多架機關槍全對準了校門口。

同學們紛紛在討論如何解圍，如何請「救兵」，只是誰也想不出一個萬全之策。因為根本上誰也走不出去呀！唯一可以安心的，是兵士並未衝進學校，似乎他們還不想動手。

這樣一直僵持到午夜一點多鐘。在這段時間裏，時時有幾個維持秩序的憲兵走進學校來，在校園裏鳴槍示威。更滑稽的是有一個歪帶着帽子，自稱新聞記者的人走進來「採訪消息」。同學們急於要伸冤，將事件起因原原本本講給他聽，請他在報上發表，他唯唯否否，一味敷衍；後來同學問起他報館裏的情形，他對答不上，說聲「再會」就跑了。事後有同學說認得他是本地的一個「袍哥」。不知他進來是要探聽消息呢，還是湊湊熱鬧的。

深夜一時許，十幾架滑竿擡進了學校。滑竿上是被兵士押起來的十幾個學生，和去「談判」的訓導主任。他們身上全帶着傷。他們告訴我們，兵士押他們進「連部」後，便用武力要他們寫一張保證書，保證以後不向外界宣布這件事，承認這件事只是個「誤會」。因為他們不肯寫保證書，便受到了槍托的敲打，訓導主任到連部後，兵士們一口咬定他是禍首，斥責他對學生不嚴加管束，因此訓導主任受的傷最重。最後，兵士們還用槍指着訓導主任說：「今天放你回去，別再嘮嘮，當心點！」

第二天早晨，學校之圍解了，但四周仍有持槍的士兵監視着，第三天第四天仍是如此。第五天上，武裝的兵士不見了，只有便衣的戴歪帽子的人，常在學校的附近出現。

同學們當然不甘心就此算了，於是開了個記者招待會，請輿論界主持正義。本來還想遊行請願，因校方力阻而作罷。又寫呈文向法院控告兵士的侵害身體自由。那紙呈文後來證明是毫無效用的。



事件過去了，大家猜測士兵們製造這事件的動機，有的說因為元旦開遊藝會，沒有請他們來維持秩序；有的說是因為上次他們輸給了我們一場籃球，不服氣。究竟爲什麼，也只有天知道了。

十幾個被打的同學都調養了一個多星期才好。訓導主任原有肺病，受了一次毆打，吐了好些血，在牀上直躺了兩個多月。

